禮五十八　沿革五十八　凶二十

凶二十

生不及祖父母不稅服議

小功不稅服議

君父乖離不知死亡服議

父母乖離知死亡不知死亡服議

庶祖母慈祖母服議

生不及祖父母不稅服議　晉

周制喪服小記曰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不　盧植曰謂父客他所子生服竟乃歸父追服子生所不見恩淺不追服也鄭玄云父以他故居異邦而生已已不及

此親存時歸見之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爲之服已則不者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當其時則服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王肅云謂父與祖離隔子生之時祖父母已死故曰生不及祖父母若至長大父稅服已則不服也諸父伯叔也昆弟諸父之昆弟也○晉賀循云生於他方不及見祖父母諸父昆弟若聞喪之月日已過不爲稅服以未嘗相見恩情輕也若日月未過服之如常按魏時諸儒問云日月已過或父已亡獨聞喪當稅之不若官稅稅何服答曰父卒而爲祖後服斬與父在異者也淳于纂問淳于睿云按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不注云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服已則不者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纂省此注良謂賢聖失之甚矣據降而緦小功者稅之蓋正親而重骨肉也今父在則祖周父亡則三年此非重與若但以不見則割其正親之本愛而忍惻怛之痛使與諸父昆弟同制此其可乎尊祖之義於是疎矣又禮爲慈母之父母無服亦云恩不能及恩不及者慈母之父母則可也今以他故生不見祖而以爲非時之恩意實不厭睿答曰賢聖及先儒初無疑恠此者以其緣人情而恕之降在小功不稅自正也非不相識者也聽當依就莫不厭也禮記明文先師之議可信者也不信聖賢而欲意斷直而勿有正防此輩周三年者傳重焉故也而不識見何所傳乎何所重乎劉智按禮小記云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子則不

智以爲生不相及二文相害必有誤字昆弟相連之語易用爲衍（衍賸也）至親竝代不得以不相見而無相服之恩也若令生不相及者稅服則父雖已除後生者不得追服也凡不服者不服則父雖稅其子孫無緣服也以此推之弟衍字可知也虞喜通疑曰據文云父稅子不當其時則服之可知也當時雖服猶生不相見則恩義疎不責非時之恩於人以情恕之也若父以他故居異邦生已復更居一邦生弟然則例不稅服以生不相見故也文上言不及而下有弟字者明生不及相見理中可有弟矣已死而兄亦不稅此義兩施非衍也蔡謨以爲禮大功猶稅況此三親情次於所生服亞於斬縗雖不相見或者音問時通而絕其稅服豈稱情乎夫言生不及者謂彼已沒已乃生耳豈是同時竝存之名哉若鄭說不以生年爲主但不相見便爲不及則此祖父即復可言生不及孫而父亦生不及子兄復生不及弟也此之不辭亦已甚矣自古及今未有此言也鄭君見禮文有弟弟不得先已生不知所以通其義故因而立此說非禮意也吾謂此直長一弟字耳（長音直兩反）書歷千載又逮暴秦錯謬非一王氏說云已生之時祖父母已卒也諸父謂伯叔也昆弟者伯叔之子也此於情爲允又生不及之名亦得通然既謂諸父爲伯叔而復稱伯叔之兄弟於文煩重又不說已聞兄喪當稅與不於

制亦闕未盡善也然猶賢乎鄭氏以同時並存爲生不及荀
訥答曰別示幷曹主簿書其中兄在南娶喪亡已三年其兄
子該等未曾相見應爲服不記云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
而父稅喪已則不先儒以爲父異邦而生已不及祖在時歸
見之故過時則不服也記云不及而諸儒以爲不見文義各
異然則不及當謂生不及此親在時也意謂音問既通情義
已著雖未相見禮宜從重猶稅服孫略議曰記云不及祖謂
不及並代而不相服略昔親行其事時人咸不見許○北齊
張亮云小功兄弟居遠不稅曾子猶歎之而況祖父母諸父
兄弟恩親至近而生乖隔而歸君云不責人所不能此何義
也生不及者則是已未生之前已沒矣乖隔斷絕父始奉諱
居服而已不者尋此文意蓋以生存異代後代之孫不復追
服先代之親耳豈有並代乖隔便不服者哉

小功不稅服議 晉 宋

晉元帝制曰小功緦麻或垂竟聞問宜全服不得服其殘月
以爲永制束晳問步熊熊答曰禮已除不追耳未除當追服
五月賀循曰小功不稅者謂喪月都竟乃聞喪者耳若在服
內則自全五月徐邈答王詢云鄭玄云五月之內追服王肅
云服其殘月小功不追以恩輕故也若方全服與追何異宜
服餘月○宋庾蔚之謂鄭王所說雖各有理而王議容朝聞

夕除或不容成服求之人心未爲允愜若服其殘月官人得寧則應多少不同今喪寧心制既無其條則是前朝已自詳定無服殘月之制

庶祖母慈祖母服議晉　宋

晉劉系之問爲庶祖母服經無其文不知爲有服不王冀答曰庶祖母服經誠無文然亦無不服之制以情例推之謂自應服何以言之禮妾子父沒爲母伸三年于既得伸孫無由獨屈假令嫡祖在禮婦人不厭則無復所屈按禮唯有祖母文無嫡庶之別蓋以明尊尊之義而人莫敢卑其祖也禮記云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此謂二妾無子父命子爲之後或子或孫唯其班第既受命爲後則服之無嫌由此言之妾之無後而孫之孫而可有不服之義耶制服爲允又劉智釋疑問云按喪服小記慈母之父母無服孫宜無服慈祖母矣又曰慈母與妾母不代祭孫不祭慈祖母何服之有智曰禮爲親母黨服爲繼母之黨不服不妨孫服繼祖母也禮孫爲祖後如子所言妾母不代祭者據奉之者身終則止耳豈有妾子先亡孫持喪事而終喪便不祭也虞喜通疑云慈母賤雖服之如母而明矣若其父先亡已養於祖以祖母之服服之尚可也不得復傳重三年同於繼祖母也○宋庾蔚之云按喪服傳釋

慈母如母以爲妾之無子妾子無母父命以爲母子然後慈母之義全也智云有子之妾有母之子竝乖經傳所說如母之義何由而生子不違父之命豈從失禮之命小記云慈母之父母無服今子服慈母如母猶無所從況可得從父服慈祖母乎且先儒所云婦人不服慈姑者婦從夫尚猶不服則子不從明矣

君父乖離不知死亡服議 魏 晉

魏劉德問田瓊曰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婚不瓊答曰昔許叔重作五經異義已設此疑鄭玄駁云若終身不除是絕嗣也除而成婚違禮適權也○晉博士徐宣瑜云君亡宜從公羊窮舟車人履所至不得者按代子即位鄭玄注云君父亡令臣子心喪終身深所甚惑心喪是也終身非也謂從玄心喪可也荀組云至父年及壽限中壽百歲行喪制服立宗廟於事爲長禮無終身之制

父母乖離知死亡及不知死亡服議 晉 東晉

晉蔡謨曰甲父爲散騎侍郎在洛軍覆奔城皐病亡一子相隨殯葬如禮甲先與母弟避地江南聞喪行服三年而除道險未得奔墓而其弟成婚或謂服可除不宜以婚者謨以爲凶哀之制除則吉樂之事行矣且男女之會禮之所急故小功卒哭可以娶妻三年之喪吉祭而復寢魯文於祥月而納

幣晉文未葬襄而納室春秋左氏傳曰婦養姑者也又曰娶元妃以奉粢盛由此言娶妻者所爲義大矣所奉事重矣又夫冠者加已之服耳非若婚娶有事親奉宗廟繼嗣之事而冠有金石之樂婚則三日不舉金石之樂執若不舉之咸加已之事孰若奉親之重今議者以婚而許其冠斯何義也不亦乖乎又曰或疑甲省墓稽留者謂以爲奔墓者雖孝子罔極之情然實無益之事非亡身之所也故禮奔喪不以夜行避危害也今中州喪亂道路險絕墳墓毀發名家人士皆有之而無一人致身者蓋以路險體弱有危亡之憂非孝子之道故也而曾無識責何至甲獨云不可乎且甲尋已致身非如不赴之人也營救藥而不可違闕侍養投身危險必貽老母憂勤哉昔鄭有尉止之亂子西子產父死於朝子西不儆而先赴見譏於典籍子產成列而後出見善於春秋此經典之明義也按吳雷思進參太傅軍事亡在新汲爲賊焚燒失喪其子不得奔迎禮云久喪不葬主人不變者謂停柩在殯者耳不得施於所聞左丞熊遠啓云父母死河北賊中如襄國平陽可依此制若王化所被人跡所及可往而不往非以篤孝道也詩人喪馬猶求之林下不得漫依東關吳平之初如此例皆詣東關尋求唯柩陵不往求宋岱不迎母竝加清議今爲其制且

有准則又司徒李胤祖父敏浮海避公孫度不知存亡尋求積年不得胤父見鄉里與父同年者亡乃制服徐景山勸娶而生胤劉智釋疑曰遇亂離析計父母之年已過百年可終卒矣而不得音問計同邑里同年者於其死日便制喪服或以爲終身或不許者如何智答曰父母生死未定則凶服不宜在身繼祀爲重然則言不宜制服必繼代祀者吾以爲得之矣凡服喪而無哀容得以不孝議之處厭降不得服其親而哀情至者吾得以孝篤稱之雖虞喜通疑云或以當終身服喪如是曾閔所能僅行非凡人之所逮也謂宜三年求之不得乃制服居廬祥禫而除孔衍乖離論曰聖人制禮以爲經常之教宜備有其文以辨彰其義即今代父子乖離不知自處之宜情至者哀過於有凶情薄者習於無別此人倫大事禮所宜明謂莫測存亡則名不定名不定不可爲制孝子憂危在心念至則然矣自然之情必有降殺故五服之章以周月爲節況不聞凶何得過之雖終身不知存亡無緣更重於三年之喪也故聖人不別爲其制也御史中丞劉隗奏上諸軍敗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榮宮歡樂皆使心喪有犯君子廢小人戮○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征南大將軍王敦上言自頃中原喪亂父子生乖或喪靈客寄奔迎阻隔而皆制服將向十載終身行喪非禮所許稱之者難空絕娉娶昔

東關之役事同今日三年之後不廢婚宦苟南北圮絕非人力所及者宜使三年喪畢率由舊典也太常賀循上尚書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蓋出人情非官制所裁也右丞蔡謨引奔喪禮有除喪而後歸則未有除服之文也宜申明告下若直據東關之事非聖人所行恐不足以釋疑也循重議禮奔喪除而後歸者自謂喪葬如禮限於君命者耳若屍靈不收葬禮不成則在家與在遠俱不得除也況或必須求覓以其喪禮待已而成者耶若別以為義夫足以服人心也直以禍難未銷不可終身居服故隨時立制為之義斷使依東關故事大將軍上事

謂可從也帝告下曰若亡於賊難求索理絕者皆依東關故事行喪三年而除不得從未葬之例也唯親生離吉凶未定心憂居素出自人情如此者非官制所裁普下奉行中郎李幹自上父母分迸不知所在今妻亡不婚吉事不接丞相王導上幹情事難奪可更選代詔曰前敦循所為唯聞哀不得奔者作制如李幹比竟未決之宜急議定荀組表曰有六親相失及不知父母沒地者以未指得死亡之間沒地處所情慮無異然以未審指的希萬一之存未忍舉哀則有終身之戚不涉吉事或惟一身承一宗之重傳祖考遺體無心婚娶遂令宗嗣絕滅於一人又犯不孝莫大無後之罪此實難處

然臣猶謂此非聖人不以死傷生之教也西路粗通義無音問殯可知矣但不了死地耳如此之徒宜以王法斷之今舉哀制服勤三年凶不過三年此近亡於禮者之禮也詔曰組所陳不知父母存亡者令行服此於有情其尚有疑然要當詳議此理今可經通不得以難安隱而直爾置之皆一代事理道所宜先明杜夷議曰荀組雖慮宗胤永絕冤靈餒而莫祀亦何可不念父母之或餬口於四方或已死而不服視死猶生也或云死而服之視生猶死也恐視死猶生賢於視生猶死也且又死之與生非意所度春秋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信則傳信疑則傳疑謂此宜疑之以避不敏博士江泉議流

迸離隔便令行喪按舊事未覩其例昔宰咺致賵春秋譏其豫凶事子路赴衛仲尼雖知必死須使者至而哭之然則吉凶事大存亡應審方今王道始通各令尋求之理盡乃後行喪於禮未失虞豫議曰子當越他境以求其舟檝所經人跡所至可前而進見難而退若山川之險非身所涉雖欲沒命則孝道不全宜廢榮利之勢居憔悴之慼此慘怛之行表德義之所先也征西司馬王愆期議今雖父子分乖存亡不定昔宋岱與母離隔吳平其母尚存推此安可必其無異乎故先明授受不廢謂宜使婚宦及時也孫綽議云三千之責莫大於不祀之痛必候河清而婚或有絕嗣之門矣虞譚議曰諸

失父母者疑行服之制以禮除喪而歸未奔者無不除之制
若廢祭絕嗣皆不可行宜詳條制萬代可述蔡謨議父子流離
存亡未分吉凶無問人道不可終凶宜制立權禮其過盛年
之女可聽許嫁其男宜尋求理極道窮乃得娉娶賈文公以
大祥之月納幣於齊春秋善之傳曰孝也今乖離之子不廢
婚禮而末俗多有歡宴之會致貽譏議以成疑惑今慎行之
士莫知所從求下禮官考詳未爲典式博士環濟議云春秋
之義納室養姑承繼宗祀娉納事在可許仕進須候清平

禮五十九 沿革五十九 凶二十一

凶二十一

爲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服議
叔母寡姑遭還未嫁而亡爲服議
寡叔母守志兄迎還密受娉未知而亡服議
已拜時而夫死服議 夫父母喪附
吏受今君使聞舊君薨服議
與舊君不通服議

秀孝爲舉將服議

郡縣吏爲守令服議

爲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服議周 漢 晉 宋

周制齊緦不杖周章昆弟相爲服及姑姊妹適人無主者與孫之爲祖父母同姑姊妹報則天子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士爲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同諸侯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及卿大夫無主者與之卿大夫爲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同天子子元子及諸侯卿大夫無主者與士爲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同諸侯之卿大夫爲姑姊妹女子子爲命婦無主者亦如之命婦人無主者爲其昆弟之爲士者亦如之○漢石渠禮議

曰經云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何載聖以爲唯子不報者言命婦不得降故以大夫之子爲文唯子不報者言猶幽周不得申其服也宣帝制曰爲父母周是也（吳明慈云士爲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齊緦周○東晉征西庾亮府倉曹參軍王羣從父姊喪無主後繼子俄而又卒羣以爲姑姊妹無主後者又歸服經雖不及從設教必自親始以經言則宜不降以記論例在加服又與此姊同在他邦無餘親情所不忍雖經不降不亦可乎通諮府主及僚宋詳斷荀訥曰若從姊夫沒無子無主後及服可也今已立後殯葬有主祭足下制小功之服方以爲後者沒更與本親之情尋

其始則喪非無主論其終則五月之末繼以大功之受於制則情禮已降於服則非輕重之序庾亮答曰存沒禮終而喪其嗣此之無後雖復可哀然非復本宗之所知矣故不得以小功之末以亡者喪後而反服大功也○宋庾蔚之謂王羣從姊喪亡之初有纏兒羣已制小功之服凡服皆定於始制之日豈得以葬竟兒亡方欲追改其服乎羣於女子爲夫所出申服於父母也經文多略可以類推舉近親之有服則疎者之無服凡經於五服之內文有未備皆於公子章發凡以明例無主後之不降文不及從又無發凡以明之是知相矜止於周服而已晉朝喪亂移都於江南郡之所士同奉天子

何他邦之有乎

叔母寡姑遣還未嫁而亡服議

晉王景平問婦人夫沒無男其姑愍其少寡欲令更出要其兄迎歸未有所適而亡伯叔之子應爲服不答士風議曰婦人夫沒無子有歸宗更出之義今姑愍彼無嗣令還其黨欲令更出則衛莊姜遣陳嬀之比也於兄弟之家者兄弟宜服周受姑命而歸宗夫之餘親不應有服虞子卿駁曰士風所議婦人夫沒無子有歸宗更適之義昔姜氏以殺適立庶歸齊怨魯陳嬀以子死君卒於禮宜歸此婦非姜氏義絕之倫無陳嬀應出之事其姑愍其守寡欲令更適此蓋代俗之常

意非教訓之道也衛共伯之妻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去就有姑命未可要謂之必出也季思龍以爲谷氏所據之徵雖失然所執之意未爲非也婦人之體執箕箒養舅姑供祭祀者也今歸母氏闕此三事何婦禮之有姑以宜出而遣兄以可出而迎辭姑從兄是爲欲出之意定也李彥仲以爲姑有嫁婦之文故令歸母氏之黨已絕之理理自灼然

寡叔母守志兄迎還密受娉未知而亡服議 晉 宋

晉有問曰甲叔母乙寡守節十餘年其母在兄壬迎乙還家景求婚於壬壬意許定已尅吉日而乙暴亡甲應有服不裴主簿議凡秉節遂志義不二醮者固必杜漸慮始專于夫家何得假跡晨昏以之媒幣余以爲景壬交幣之辰則甲乙義絕之日許參軍駮曰乙喪夫無子勵操十載心期同穴志固金石雖潛交媒幣而乙不與知苟娉至之非我則無愧於幽明矣昔宋姬守志梁寡高行焚身毀形焉知景至之時乙無若人之潔疑必從重重則宜服余固以爲不應絕也○宋庾蔚之云甲叔母乙便是執操之人直是母欲奪而嫁之乃逆責杜漸防微古賢不足貴也許君之言當附於理

已拜時而夫死服議 夫父母喪附

晉鄭澄問弟女當適武留繇兒留去年自將兒來拜時其兒今卒不知弟女當奔弔不若弔著何服范甯答曰禮曾子問

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齋縗而往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謂斬縗也謂既親拜舅寧當重於吉日耳鄭又問若拜舅爲重於吉日應服斬誠如來告若拜傍親復云何昔荀啓拜時而卒庾家女不往弔不被譏何也再答曰三代殊制禮有因革意爲娶女有吉日理輕於拜舅復重於拜餘人荀氏海內名族庾則異行之門想其不奔弔必有所據又陳仲欣拜時婦奔喪議曰夫拜時出於末代或恐歲有忌而吉日不辰（辰時也言難逢吉日）有此變禮既無文於古及其損益故當使今之情制不失古之義旨亦宜以前事之得中者爲後事之元龜輒尋今人拜時壻身發蒙交拜者往往長迎而

盡婦人之禮按記婦至壻揖以婦入共牢而食夙興沐浴質明見婦於舅姑則與拜而長迎然後婦禮乃備者而相依准至於三月廟見鄭玄云以舅姑沒者耳若以三日擬三月施之二親沒則可若其親尚存豈容措言乃以衆人所行失禮之事友議許長迎而爲非則是賤於準禮而貴於衆夫可得然乎又記云娶女有吉日而死壻以齋縗而弔既葬而除夫死亦然又在塗之女而夫父母沒布深衣以赴喪又記云女未廟見而死雖不祔於王姑而壻不杖歸葬于女氏示未成婦鄭玄云雖不備喪禮猶爲服齋縗依準古義無不赴哀之文若苟以今失爲是而以古禮先儒爲罪人則末如之何夫

拜時雖非古既女交拜亦敬慎重正但未見婦於姑然夫妻之分定矣若謂猶非定則女子可冒降紗使他丈夫發而相見拜以爲壻輒可委去子女之分固若是乎夫稱妻者係夫之言稱婦者有舅姑之辭凡娶妻誠盡婦禮所以事其所生而代中有三日行敬或上堂見姑又設有甲乙二親不存娶妻雖已三日無可致敬又未烝嘗則與拜時未敬舅姑事殊而理同豈聞今人以爲非妻乎由斯而言迎婦入家發蒙交拜夫妻之禮定致敬舅姑爲婦之禮畢以明婦順耳情禮不相背故可推情以言禮凡人有喪猶或悽愴況已入夫門而不恤其哀乎若謂與古禮相準而合情者夫家尚中祥祥日可赴哀赴哀而情敬伸矣仲欣又書曰庾揚州以拜舅姑擬之廟見同先配而後祖尋陳鍼子之譏鄭忽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鄭去配謂同牢食後祭無其敬神心故曰誣其祖未三月而祭非禮也又記曰婦人牢食沐浴俟明乃見舅姑以明父順今當思禮傳所以同異而謬以拜時爲先配後祖未是尋書之意也且代人三日先配及同牢行婦禮不以爲嫌又今人拜時皆未施敬舅姑誠準婚已交禮未及三日故也設有婚未三日而夫有大喪必盡哀而婦義已成矣既以拜時準婚未三月則是俱已入門交禮同未致敬舅姑情義赴哭之例不得云異

郡縣守令遷臨未至而亡新舊吏爲服議　魏　宋

魏河南尹丞劉綽問曰士孫德祖以樂陵太守被書遷陳留已受印綬發遣迎吏雖未至左右已達未入境而亡不知樂陵送故吏當持重乎河南尹司馬芝答曰德祖見陳留太守故樂陵守耳樂陵吏以舊君服復何疑也劉綽難云雖去樂陵其義未絕陳留雖迎其恩未加今使恩未加而服重恩未絕而服輕乎禮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齎縗而弔既葬除之謂樂陵宜三年矣芝答德祖已受帝命君名已定乃欲以已成名之君比未成之婦何耶綽又難陳留之吏既未相見而使三年是責非時之恩禮云仕而未有祿違而君薨弗爲之服明服以恩不以名也○宋庾蔚之謂爵位以受命爲判德祖已受陳留之印則於樂陵爲舊君矣不俟迎至乃相見也陳留君吏之名雖判而恩實未接同吉日之婦於情爲安今吏爲君齊縗以弔按宛令遷爲元城已來在道元城左右奉圖錄主簿衆吏在後未到今死二縣吏疑所服馬博士以爲宛君臣未絕舊吏不得不服元城宜弔服加麻賈博士以爲已正名元城然未入境可依女在塗之服宛當爲舊君之服或問長吏遷在傳舍而死彼迎吏未至此二國吏服誰當輕重孫叔然答曰古者諸侯以國爲家衛出其君子襄牛不書出奔以未出境也衛侯奔死鳥傳曰猶在境內則衛君也雖

出傳舍固當以君服之彼迎吏依娶女有吉日夫死斬縗而弔既葬除之

吏受今君使聞舊君薨服議

晉范甯答問者曰禮銜命出使而君薨在道則反入境則遂其事然則聞舊君之喪反命而後赴也又問曰仕今君之朝欲奔舊君之喪而今君不許可以輒去乎甯答事君當不義則爭之三諫不從去之可也君有戎役之事王命所制此禮權也

與舊君不通服議周　晉

周制檀弓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歟對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爲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文何反服之有鄭玄云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兵主來攻伐曰戎首也盧植曰戎兵也言人君待臣不以禮不舉兵爲行陣之首誅之則善矣有何反服之有戰國時齊宣王問孟子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答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人有故而去君使人導之出疆綦毋邃云謂有他故不得不行或被怨仇者也又先安其所往如此則爲之服若諫不行又摶執若送囚徒然也此之謂寇讐何服之有耶○晉或問云君無道而臣見黜放君薨爲服不許猛答曰君無道則當三諫不從則適他國若既亡不越境君雖無道猶責以臣禮惠帝元康中趙郡吏蘇宙不奔弔於郡將中郎關中

侯曹臣移冀州大中正臣以元康四年爲先定公薨背還濟北穀城墓宅安厝太學博士趙國蘇宙背先公臨趙以宙爲功曹後爲察孝前臣遭難宙爲鎮東司馬趙之故吏有致身敘哀者有在職遣奉版者唯宙名諱不至宙今典禮學之官口誦義言不可廢在三之義於宙應見論貶博士蘇宙移國子博士彼符不省請議郡將曹公昔臨弊國見接有布衣之交高游盡歡謂千年可畢不意後會逼爲功曹壽祓州召不爲公察孝也欲深其罪崇飾虛名以惑明時宙雖不德數受教於君子寧有故將之喪而忘奔赴之哀過蒙殊恩忝佐方岳衡命守制無因致身禮聞父母喪不得奔赴爲位斂髮成踊襲絰割孝子之心以終君之命謂之禮也往聞喪設位盡哀仰則先哲俯順王度儀刑古典不失舊物若此爲罪不敢逃刑聞凶則因發健步書弔嫡孫健步迴說喪已還東阿留書付其從子綜宙尋被召爲博士王事敦我不皇啓處如宙凶薄天討其罪孤獨無子代之哀人也按穀梁傳曰周人有喪會人有喪周人弔會人不弔是其下成康末爲久也（下猶去也言去成康之時不遠無媿於不往也）禮無臣祭君之文時俗之所行非先王之令典也庶子不得祭父臣之祭君也求之禮傳無弔祭之文國子博士謝衡議云大夫去國其妻長子爲舊君服傳曰妻言

與人同長子言未去也言去則無服矣是違諸侯之天子不
反服違天子之諸侯亦不反服以在外也今之官長皆自外
來假借一時共相臨尹去則在外體遠事絕恩輕義疎至於
死亡隔限遠路或有難故不得時往奔赴之義無所施也博
士周寔議云事君之道資於事父委質之日貳乃辟也宙受
署而退義已周矣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所以哀其喪矜其
孤也苟能致書唁弔祭闕之可也河內太守孫兆議曰秦罷
侯置守漢氏因循郡守喪官有斬線召土成墳此可謂竊禮
之不中過猶不及者也至於奔赴弔祭故將非禮典所載是
末代流俗相習委巷之所行耳非聖軌之明式也今之郡守
內史一時臨蒞轉移無常君遷於上臣易於下猶都官假合
從事耳又當故將未殯之前已任天子庶命之任王事敦我
密勿所職詩不云乎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夫繫之情猶不得
將養父母而況遠赴弔祭故將乎其議貶者可謂行人失辭
仲尼所以非子路由爾責於人終無已也元康中又南陽張
觀告太常稱其父昔為丹陽郡有二臣主簿劉亶留頌等理
罪除名今觀父亡居在郡下亶等不來臨喪又不奔葬凡人
有喪匍匐救之況於君臣之義乎而亶等敢懷偪君之心公
肆夷狄之行按亶頌告太常自理云近為陳事犯忤加鞭付
獄亶頌默然待放幾辱放退君臣道絕抱罪之人不敢見靈柩也博士馬平議云按禮君臣之道有合離之義亶等

昔爲君所弃是爲義絕義絕之臣責其自親於君已見放逐求還親臨喪事於事則近僞於禮無此制也又梅陶爲章郡太守孫虛爲功曹虛怏怏不欲時有蜀賊偵邏誤爲賊至陶及虛皆散走曉知非賊至悉還陶大怒書佐還曉欲斬之虛執據不聽陶後移邑虛請郡自理駭陶七事戴巍爲州都言依事絕太尉留虛爲從事中郎不復與陶相聞溫縣領校向雄送犧牛不呈郡太守吳奮遣牛值天大熱多渴死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日呈牛亦死奮下雄獄後雄爲黃門郎奮爲侍中同省不相見武帝勑雄詣奮王隱議曰禮雖云君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當爲小惡也三諫不從則去不見齒於其君則不敢立其朝至如仲子稱人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人以凡人遇我我以凡人報之此猶輕於戎首則可逢而避之至死不往可也雄無詔勑逢避未可非也

秀孝爲舉將服議 魏 宋

魏景元元年傅玄舉將僕射陳公薨以諮時賢光祿鄭小同云宜准禮而以情義斷之服弔服加麻可也三月除之司徒鄭公云昔王司徒爲諫議大夫遭舉將喪雖有不及服今不同古便制齊縗三月漢代名臣皆然○宋庾蔚之謂白衣舉秀孝既未爲吏故不宜有舊君之朝尊卑不同則無正服弔服加麻可也今人爲守相刺史又無服但身蒙舉達恩深於

常謂宜如鄭小同弔服加麻爲允今已違適爲異與舊君不
通議論不奔弔故郡將喪

郡縣吏爲守令服議　魏　宋

魏令曰官長卒官者吏皆齊縗葬訖除之　而
雖又別典鄉遂之事其下屬皆上相屬蜀其吏非臣也秦漢無復菜邑之家臣郡縣吏權假斬縗代至則除之　晉喪
葬令曰長吏卒官吏皆齊縗以喪服理事若代者至皆除之
武昌太守徐彥與征西桓溫牋云蔡徐州薨主簿服斬王征
北薨於京都王丞相時在喪庭徐州主簿以服事諮公公謂
輕重可依蔡侯時北中郎劉公薨於淮陰州主簿相承持重
至郡太宰薨州主簿改服齊縗中興以來江南皆從之公卿
以下至邑宰吏服其君齊縗則無從服之文而由來多有從
服者陶大司馬遭兄子喪府州主簿從服時卞光祿經過自
說爲太傅主簿太傅喪母已不從服此是用晉令也郡太宰
遭姊喪吏服惟疑郡問譙秀言不應從服諸主簿仍使從服
既服君旁親則服君便應重矣乃二公之薨府州主簿服齊
縗○宋庾蔚之謂晉令云代至而除施之州郡縣員吏宜用
齊周之制禮代殊事異理有大斷今州府之君既不久居其
位暫來之吏不得以爲純臣則齊周之制不爲輕也君齊矣
豈有從乎子妻其猶不從本無義於傍親卞光祿所行是也
二公使吏從服姪姊可謂恢疎罔其乖遠矣

通典卷第九十九 十月朔

通典卷第一百

禮六十 歷代沿革 凶二十二

凶二十二

喪遇閏月議

納后值忌月議

忌日議

喪遇閏月議 東晉 宋 梁 後魏 齊

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按左氏春秋經魯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卒其間相去四十二日是則乙未閏月之日也經不書閏月而書十二月明閏非正宜附正之文其不曰

二十九年正月是附前月之證又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則祥除應在閏月尚書左丞劉遵議喪紀之制歲數者沒閏而三年之喪閏在始末者用捨之論時有不同唯當本乎閏之所繫可以明折衷經傳具四時以編年一時無事經書首月及其有事隨月而載初不書閏者以閏附正月不應時見也唯魯文公六年書閏月不告朔指見告朔之餘無事也又文公元年閏三月後故傳曰於是閏三月欲審所附此明證設此閏遭喪者取其周忌應用來年三月既合喪期大數得周忌定日何休亦以為然朝同論之不嫌原其所由在乎閏附前月而不屬後故也始喪在閏月以附前祥除遇之宜得屬後立閏有定所而施用有彼此求之理例殊不經通且喪疑從重不貳之道祥用遠日禮之正典愚謂周忌故當用七月二十八日大祥應用閏月晦既得周忌之正不失遠日之義禮之遠日誠非出月遇閏而然蓋隨時之變耳劉遵用閏月祥散騎常侍鄭襲議云中宗肅祖皆以閏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爾閏附七月用之何疑荀司徒亦以閏薨荀家祥亦用閏之後月諸荀名德相繼習於禮樂故號為名宗議者引周官左氏而非公羊穀梁今按周官左氏傳而書自書閏月中事閏月長三十日長音直兩反三十日中何得無事不明閏月非附月之理也議者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遇閏之年

便二十六月三年之喪不應以閏爲月議者稱禮傳終身之哀忌日之謂不唯周年子卯之謂代不用丁卯閏月及大月三十日亡至於無閏之年及與小盡都是無忌所以古人用子卯也簡文皇帝七月二十八日崩已未之日今年已未在他月閏月十日時不用子卯而用已未在閏今者用閏益合遠日之情也吏部郎中劉耽議以爲喪禮之制周年沒閏者議以閏非正月故略而不數是以丘明謂之閏三月公羊則曰天無是月由此言之閏無定所隨節而立其名稱則在上月是以卒於閏者則以所附之月爲周至於祥變理不得異豈有始喪則附之於前祥縗變則別之於後以例推之情所未安且夫禮雖制情亦復因情制禮若情因事伸則古人順而不奪是以每於祥葬感思遠日斯所以即順物情因可伸之故數年則沒閏喪禮所不嫌附于前月春秋之明義愚謂國祥用閏月晦既合經傳附前之義又得遠日伸情之旨且喪疑從重古今所同詳尋理例謂此爲允太常丞殷合議謂忌不可遷存終月也祥不必本月尚遠日也謂宜以七月二十八日爲忌閏月晦而祥尚書右丞戴謐議尋博士所上祥事是專用吳商議也商之所言依公羊何氏注及禮之遠日也禮稱三年之喪十三月而小祥二十五月而畢春秋傳曰三年之喪

其實二十五月此喪服之大數周月之正文也又云喪以月者數閏以歲者不數閏是爲有閏則十四月而祥二十六月而除不用喪月之常數所以重周忌之正也夫練除之節喪禮之大終身之哀忌日之謂喪中遇閏禮不可略周忌之月不可而移故緣情以立制變文而示義也至閏在喪表三年之限已全周忌之正已得何故於此而復延月耶議者據左氏之閏三月公羊無是月穀梁附月餘日以明閏非月數皆應屬前之證按推考分度隨以置閏閏月之所在年中無常要當有繫以名其所在三月後謂之閏三月閏三月非三月也天無是月非常月也非無此月所在無常也穀梁亦云積分以成月經傳之文先儒舊說並不謂閏是餘日不別月數而以六十日爲一月也三年之喪禮之所重其爲節文不專一制亡在於閏喪者之變祥除之事無復本月應有所附以正所周閏在三月後附於三月喪紀無違順序有節合三傳三禮意也若閏非月數皆屬以前功服葬月何以數之於葬則數於祥則不用捨二義未知安也凶事遠日言月中之遠耳若遇一月當是遠月豈遠日之義耶士葬之遠不出於月士祥之遠而乃包閏士同遠異復非所宜也按何休云閏死者數閏以正周月非死月不得數大較粗同但其年無閏而以乙未爲閏之日考校經傳未之詳耳吳商採尋便爲正義

不亦謬乎閏在喪中略而不計祥除值閏外而不取重周忌也閏亡無正推以附前喪期不關順序不悖合禮變也鄭襲難范甯曰以閏三月五日死者當以來年何月祥何月爲忌曰答曰謂之閏月者以餘分之日閏益月耳非正月也非正月則吉凶大事皆不可用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者不數以閏月死既不數之禮十三月大祥自然當以來年四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所謂忌日者死者之日月耳今以閏月來年無閏月安得有忌日耶當以後歲閏月五日爲忌是五年再有忌日也難曰忌日之感終身之慼罔極之恩不離一日今須後閏則三年之忌不亦遠乎傳稱子卯不樂謂之疾日先儒以爲甲子乙卯誠如是自宜以日辰爲忌遇之而感耳御史中丞譙王臣恬議云夫閏非正數故附前月爲稱至於月也豈得爲一臣請以宿度論之閏所附月盡之夕寧猶見乎又閏之初豈不始覩以茲言之可不謂兩月耶天無是月正數耳非無此月也若用閏祥則虧二十五月之大斷失周忌之正典出於祥月非十遠日之謂二三無據義實致疑愚謂正周而除於禮爲允會稽內史郗愔書云省別書幷諸議具三禮證據誠所未詳然恐祥忌異月於理既爲不安又十三月而祥二十五月而畢明文煥然而閏在周內合而不數者則閏正月遭艱便應以十二月祥於時則

未及周年於忌則時尚平吉若由天無是月故略而不計則凡在五服皆應包閏具如足下所論若云情重則宜包情輕故宜數是爲制之由情而未本乎曆數必天無是月則雖情有輕重而含閏宜一且齋縗之制遇閏而包降爲大功則數而除天性攸同而包數異制以月爲斷者數閏以年爲斷者除閏推此而言則除數所由蓋以所遇爲分斷非情本之所以以後月爲周者故是上之所論以吉爲忌於理不通故耳云閏在周後將非其喻至於凶事尚遠蓋施於卜日祥葬制無定期故不得即伸物情務從其遠耳若理例坦然義無疑昧豈得不循成制而以過限爲重或謂閏者蓋年中餘分故宜計其正限以補不足今再周無閏則不補小月之限閏在周後便欲以六十日爲一月者當以既已遇閏便宜在蓋其月節故也月節之難足下釋之且節必在閏月之中則合月從節即復進退致闕按鄭玄云以月數者則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不數之又射慈云三年周喪歲數沒閏九月以下數閏也尚書僕射謝安等參詳宜准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祥除必正周月請依禮用七月晦至尊釋除縞素俯就即吉詔可○宋孝武帝孝建元年湘東國刺稱國太妃以去三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詳周忌當在六月爲取七月博士丘邁之議閏月亡者應以本正之月爲忌謂三閏論雖各有所執商議爲允宜以

今六月爲忌左僕射建平王宏謂邁之議不可准據按晉代及皇代以來閏月亡者皆以閏之後月祥宜以來年七月爲祥忌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奏太常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十八日薨今爲何月末祥除下禮官議正博士孫休議尋三禮喪遇閏歲數者没閏閏在周內故也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薨月次節物則是四月之分應以今年四月末爲祥按晉元明二帝並以閏月崩以閏後月祥先代成准則是今比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變人情亦衰故有二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周月爲議而閏亡者明年無其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用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義故班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來革節候亦殊縱然人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歲之議又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豈今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祥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尚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爲忌此必不然若其不然則閏亡者亦可知也通閏並用閏附於正而正不假閏得周便祥何待於閏且祥忌異月亦非禮意○齊高帝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妃穆以去年九月薨其年閏九月未審當數閏月爲應以閏附正月若數閏者南郡王兄弟便應以此四月晦小祥按杖周服十一月小

祥至於祥月不為有疑不在僕射王儉議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穀梁云積分而成月先儒咸謂三年周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夫閏者蓋是年之餘日而月之異朔所以吳商云合閏以正周允協情理今杖周之喪雖以十一月而小祥至於祥縞必須周歲凡厭屈之禮要取象正服祥縞相去二月降小祥亦以則之又且求之名義則小祥本以年限考於倫例則相去必應二朔今以厭屈而先祥不得謂此事之非周事既同條情無異貫沒閏之理固在言先縱然祥在此晦則去縞三月依前准例益復為疑謂應須五月晦乃祥此國之大典八座丞郎研盡同異尚書令褚淵難儉議曰厭屈之典由所尊奪情故祥縞備制而年月不伸今以十一月而祥從周可知既計以月數則應數閏以成典若猶舍之何以異於縞制疑者正當以祥之閏月數相懸積分餘閏曆象所私計月者數閏故有餘月計年者包含故致盈積據理從制有何不可儉又答曰三閏之義通儒所難但祥本應周屈而不遂語事則名體具存論哀則情無以異迹雖數月義實計年閏是年之歸餘故宜總而包之周而兩祥沿尊故屈祥則沒閏象年所伸屈伸兼著二途具舉經紀之旨其在茲乎如使五月小祥六月乃閏則祥之去縞事成三月是為十一月以象前周二朔以放後歲名有區域不

得相參覺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唯書上月初不言閏此又附上之明義也鄭射王賀唯云周則沒閏初不復區別杜周之中祥將謂不俟言矣成休甫云大祥後常禫有閏別數之明杜周之祥不得方於綅縞之末即恩如彼就例如此祠部郎中王珪之議謂喪以閏施功縗以下小祥值閏則略而不言今雖厭屈祥名猶存異於餘復計月爲數追屈慕之心以遠爲近日既餘分月非正朔會而全制於情唯允僉議理據詳博謹所附同諸淵始難議難再經往反末同僉議依舊八座丞郎通共博議爲允以來五月晦小祥其祥禫自依常班下內詔可○梁天監四年掌凶禮裴植之定儀注以亡月遇閏後年中祥疑所附月帝曰閏蓋餘分月節則各有所隸若節屬前月則宜以前月爲忌節屬後月則宜以後月爲忌祥逢閏則宜取遠日○後魏宣武帝延昌二年春偏將軍乙龍武喪父給假二十七月而龍武數閏月請府求仕領軍將軍元珍上言按違制律居三年之喪而冒哀求仕五歲刑龍武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刑五歲三公郎中崔鴻駁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大祥諸儒或言祥月下旬而禫或言二十七月各有其義未知何者會聖人之旨龍武居喪已二十六月若依王杜之義便是過禫即吉之月如其依鄭玄二十七月禫中復可以從御職事珍復上言龍武居喪二十

六月始是素縞麻衣大祥之中何謂禫乎三年沒閏理無可疑麻衣在體冒仕求榮是爲大尤罪其焉捨又省依杜祥禫同月全乖鄭義喪凶尚遠而欲速除鴻又駮曰按三年之喪沒閏之義儒生學士猶或病諸龍武生自戎馬之鄉不蒙稽古之訓數月成年便懼違緩原其本心非貪榮求仕而欲責以義方未可便爾也喪事尚遠日誠如鄭義龍武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幸彼昧識欲加之罪豈是遵禮敦風之致乎正如鄭義武罪宜科

忌日議 子卯日附 周 漢 大唐

周制曰檀弓云忌日不樂謂死日也言忌日不用舉吉事祭義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忌日親亡日謂之忌者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也忌日必哀○漢翼奉上疏曰北方之情好行貪狼日申子主之東方之情好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所好多所好則貪而無厭故爲貪狼也東方木木生於亥盛於卯木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爲怒而陰氣賊亥土故爲陰賊也張晏曰子卯相刑故爲忌也鄭玄曰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大唐武太后天冊萬歲中建安王攸宜平契丹廻欲以十二月入城時以爲凱旋合有樂既屬先帝忌月請備而不奏王方慶議曰按禮經但有

忌日而無忌月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益無理據見樂篇

納后值忌月議晉

晉穆帝納后值忌月范汪與王彪之書云尋起居注九月是康皇帝忌月禮止云忌日不樂都無忌月語不審是疑不若當疑於九月建八月共聞當下六禮便為至逼不復展如此當伸至十月忌不應以為忌耶足下可以示曹諸賢取定也博士曹耽為不見禮有忌月學淺不敢以所見便言無之博士荀訥按禮唯云忌日不樂無忌月之文所謂忌日當是子卯今代所忌更以周年日數此似與古不同王曰若忌月復有忌時忌歲理共視禮無忌月今者所據正當以禮經為明

僕射周閔等云禮止有忌日不樂了無忌月語王者當仗經典存遠體君舉必書動為代法故當如皇太后今者則此九月宜以為定

爲廢疾子服議
師弟子相爲服議
朋友相爲服議
除心喪議　周喪祭舉議
爲廢疾子服議　晉　宋
罪惡絕服議
晉劉智釋疑問曰今有狂癡之子不識敎麥又能行步起止了無人道年過二十而死者或以爲禮無廢疾之降殺父當正服服之耶以爲殤之不服爲無所知耶此疾甚於殤非禮

服所加也禮之所不及以其從例所知故也不宜服矣此二者將焉從智荅曰無服之殤至愛過於成人以其於生性自然未成因斯而不服以漸至於成人順乎其理者也至於廢疾多感外物而得之父母養之或不盡理而使之然仁人痛深不忍不服故禮不爲作降殺不得同殤例也王徽之問劉珍廢疾兄女服記云其夫有廢疾又無子傳重者舅爲之服小功又云長子有廢疾降傳重也此二條皆以其廢疾降嫡從庶謂如此雖非嫡長而有廢疾既無求婚許嫁禮具慶弔盡皆不得同之於人不知常制服不劉珍荅若嫡子有廢疾不得受祖之重則服與衆子同在齊縗蓋以不堪傳重故不加服非以廢疾而降也子婦之服例皆小功以夫當受重則加大功若夫有廢疾則居然小功亦非降也喪服經齊縗章爲君之祖父傳曰絶服也鄭注曰爲君有祖之喪者祖有廢疾不立也從服例降本親一等君服斬故從服周唯孫不敢降祖此亦是廢疾不降之一隅也○宋庾蔚之以爲疾病者不愈而亡彌加其悼豈有禮無降文情無所屈而自替其服者耶殤服本階梯以至成人豈可以病者准之篤其愛者以病彌可悲矣薄其恩者以病則宜棄矣病有輕重參差萬叙故立禮者深見其情杜而不言無降之理略可知矣嫡不爲後是其去傳重之加非降其本服劉智劉玢所言近爲得

理矣

罪惡絕服議 周 晉 宋

周制公族有死罪則磬于甸人盧植曰公族諸侯同族也磬麗繫也郊外曰甸去天子城百里內也不與國人同慮兄弟故繫之甸人鄭玄曰不於市朝隱之也縣縊殺之曰磬公三宥之有司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曰已刑殺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盧植曰變飲食終其月如其等之喪也鄭玄曰素服於凶事爲吉吉事爲凶非喪服也卿大夫死則皮弁錫縗以弔同姓則總縗以弔今無服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親哭之不往弔爲位哭之而已○晉劉智釋疑問曰昆弟骨肉以罪惡徒流死者諸侯有服不智荅曰凡以罪惡徒者絕之國君於兄弟有罪者亦絕也舊說諸侯於兄弟有罪不服則無縗絰素服而已不弔臨其喪也諸侯之身體先君奉祭祀是以不得盡其情於所絕耳然則不爲父後者則服之矣御史中丞裴秪兄弟等乞絕從弟儀曹郎杭喪服表曰杭受性凶頑往因品署未了怨恨親親言語悖逆斷絕骨肉其兄司空秀二息從纂祖以下薨亡杭皆不制服發哀昔二叔放流鄭段不弟皆經典所絕杭應見流徙未及表聞之頃杭憂恚荒越遂成狂病前郎檻閉令以喪亡罪匿彰聞穢辱宗胄杭見周親以下皆宜絕服弈不列墓次請處斷尸曹屬韓壽議云秪表稱二叔放流鄭段不弟大義滅親至公之道然猶作鴟鴞之詩成王封其子

胡于蔡明王篤愛親親無已之意也今耽眞由病喪神故有悖言非管蔡鄭段之元惡而祗等心棄引致不加痛傷於禮不喪於情不安東閤祭酒李彝議昔公孫敖爲亂而亡襄仲猶帥兄弟而哭不廢親愛春秋所善也耽狂疾積年亡歿之後追論往意絕不爲服竊所未安主簿劉維議以爲先王制禮因情而興五服之義以恩爲主是以明親親之分正恩紀屬恩崇則制重意殺則禮降昔周公誅管蔡鄭伯克叔段皆正以王法絕不爲親耽兇頑悖戾背義忘親存無歡接之恩絕無禮服之制循名責實不服當矣宜如祗所上記室督田岳議以爲五服之制本乎親屬故賢不加崇愚不降禮昔公孫敖既納襄仲之妻又以幣奔莒莒卒也仲欲勿哭傳曰喪親之終也情雖不同無絕其愛親親之道也叛君爲逆納弟妻爲亂亂逆之罪猶不廢喪故胤子啓明而唐堯不絕象之傲很有虞加矜周公戮弟義先王室鄭伯滅段傳不全與議者稱此皆非所據又諸侯絕周公族爲戮然猶私喪之也私喪猶言心喪喪禮大制動爲典式與其必疑寧居於重學官令徐亶議云昔閼伯實沉親尋干戈而遷於商夏朱象頑傲凶國害家然唐無絕姓之文虞有封鼻之厚斯以重天姓篤所承也周公刑叔罪在黨協祿父欲周之亡蓋爲王室耳非以流言毀公爲戮也召公猶懼天下未解特使兄弟之義薄乃作

棠棣之詩以示恩親也耽以凶愚命卒骨肉所哀夫行過乎仁喪過乎哀未宜絕也○宋庾蔚之謂夫聖人設教莫不敦風尚俗睦親糾宗者也每抑其侈薄之路深仁悌之誨公族有罪素服不舉恩無絕也若凶悖隕害則應臨事議其罪豈但不服而已裴耽以狂病致卒無罪可論田岳之議足爲允也

師弟子相爲服議 周 魏 晉 宋

周制禮記檀弓云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無喪師之禮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無服不爲縗也弔服而加麻心喪三年又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鄭玄曰心喪慽容如喪父母而無服也又曰師吾哭諸寢盧植曰有父道故於所寢哭之奔喪云哭師於廟門外○魏王肅曰禮師弟子無服以弔服加麻臨之哭之於寢蜀譙周曰爲師如本有服降而無服者其爲師少長所成就者雖服除心喪皆三年曹弁敏問曰弔服加麻者幾時而除鄭稱荅曰凡弔服加麻者三月除之師朋友嫂叔族姑姊妹嫁者皆弔服加麻者爲師出入常絰出則變服○晉賀循謂如朋友之禮異者雖出行猶絰所以尊師也按禮記夫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於是門人廬于墓所心喪三年蓋師徒之恩重也無服者謂無正喪之服也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注曰爲師也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矣新禮弟子爲師齊縗三月摯虞駮

曰仲尼聖師止弔服加麻心喪三年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不可皆爲之服或有廢興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范甯問曰奔喪禮師哭於廟門外孔子曰師吾哭之寢何耶徐邈荅曰蓋殷周禮異也○宋庾蔚之謂今受業於先生者皆不執弟子之禮唯師氏之官王命所置故諸王之敬師國子生之服祭酒猶粗依古禮弔服加麻既葬除之但不心喪三年耳

朋友相爲服議 周 漢 魏 晉

周制檀弓云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曰宿草謂陳根也爲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也王肅曰謂過周不復哭又曰朋友吾哭寢門之外○漢戴德云以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魏劉德議問曰小記云朋友虞祔而已此謂主幼而爲虞祔也若都無主族神不歆非類當爲虞祔不田瓊荅曰虞安神也祔以死者祔於祖也既朋友恩舊歡愛固當安之祔之然後義備也但後日不常祭之耳又問朋友無所歸於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已館皆當停柩於何所荅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已殯迎之也於已館而殯之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也○晉曹述初問有仁人義士矜幼携養積年爲之制服當無疑耶徐邈荅曰禮緣情耳同爨緦又朋友麻

除心喪議 晉

晉蔡眇之問徐野人云從弟心喪當除此月不知猶應設祭者爲應施床爲地席耶其大兄昔在西知喪晚心制乃應除臘月其妹先除不知便可著綵衣不徐荅曰禫者喪事之極也故於此日設祭而告終自爾之後沉哀在心故謂之心喪外無節文故服祭並闕也晦日唯哭以寫哀而已既各盡其服從禮而除矣著綵衣無所疑

周喪察舉議 晉

晉武帝太始中楊旌有伯母服未除而應孝廉舉天水中正姜鋋言太常楊旌遭伯母之喪幾時而被孝廉舉又已葬未及爲人後不按旌以去六年二月遭伯母喪其年十一月葬十二月應舉不爲人後鄉閭之論以孝廉四科德行高妙清白冠首必不謂在哀之人禮之所責也博士祭酒劉喜議禮周之喪卒哭而從政進貢達士爲政之務也此敬君之命爲下之順禮因殺而順君命可也今旌十二月被舉過既葬之後因情哀殺而順君命三年之喪則終其服周之喪一月而已明情有輕重也又按律令無以喪廢舉之限博士爰幹議按禮周喪之未可以弔人也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今以喪在四科之一雖無善稱亦應無咎博士韓光議孝廉清白尅讓爲德旌本周喪之戚猥當貢舉不能辭退詩人有言受爵不讓旌應貶矣毗陵內史論江南貢舉事江表初附未與華夏

同貢士之宜與中國法異前舉孝廉不避喪孝亦受行不辭
以爲宜訪問餘郡多有此比按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仲
爲孝廉有周之喪而行甚致清議今欲從舊則中夏所禁欲
不舉則方士所關闇塞意淺甚以爲疑震議曰本論無姓孝舉古
之名貢尋名責實模格宜高夫以宜高之姿必以邁俗爲稱
動擬清流行顧禮典況齊縗之喪身有伯叔之痛腰麻貫絰
對而不言不處大夫之位不統邑宰之官時無盟戰代無寇
戎不受聘使之命不率師旅之役喪禮宜備哀情宜畢古者
周喪過三月而從政謂若今之職司有公除也公除之制蓋
由近者多事在官不復從禮權宜之事耳今當舉者咸出布
衣或在吏次且貢選之道在不拘之地推讓之宜得順其心
官無推讓之刑法無必行之制平日且猶遜讓況周年之憂
乎若從公除則非正官之例也若從高貢之舉於情爲慢喪
於舉爲昧榮考之於禮義則未聞今戎車未息禮制與古不
同今諸王官司徒吏未嘗在職者其高足成有一舉便登黃
散其次中尚書郎被召有周喪正假一月耳何至孝廉獨不
可耳爲孝廉之舉美於黃散耶如所論以責孝廉之舉則至
朝臣復何以怨之宜依據經禮分別州國之吏與散官不同
又議曰震以王官司徒吏皆先由州郡之貢而後升在王廷
冊名委質列爲帝臣選任陛命義不得辭故遭周喪得從公

奪之制周則迫命俯就至於州郡之吏未與王官同體其舉也以孝順爲名以廉讓爲務在不制之限於時可得屈讓於宜可得不行況兼周喪焉可許乎據情責實於義不通苟居容退之地雖小必讓苟在不嫌之域雖大不辭是黃散可受王官不同之理在乎此矣若乃權時制宜越常從變則孝非特命之徵舉非應務之首慶代無蹤橫之務校禮則不覩其事唯宜折之以理從其優者也

改葬服議 嫡孫有父喪未練改葬祖服議

有小功喪及兄喪在殯改葬父母服議

改葬父母出適女服議 改葬前母及出母服議

母非罪被出父亡後改葬議

父母墓毀服議 曾祖從祖墓毀附

改葬及虞議

改葬服議 周 漢 魏 晉 東晉 宋 後魏

周制喪服曰改葬緦馬融曰棺有弛壞將亡尸柩故制改葬棺物敗者設之如初其奠如大斂時不

制斬者禮已終也從墓之墓事已而除不必三月唯三年者
服緦周以下無服鄭玄曰云服緦者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
親見屍柩不可無服服緦三月而除之王肅云本有三年之
服者道有遠近或有艱故既葬而除不得待有三月之限
春秋穀梁傳魯莊公三年葬桓王傳曰改葬也范甯曰改葬
者五服最下言舉下緬上從緦皆反其故服因葬桓王記改
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緦也江熙曰薨稱公舉五等之
上改葬之禮緦舉五服之下以喪緬邈遠也天子諸侯易服
而葬之禮以其爲交神明者也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
故改葬之禮其服唯　○漢戴德云制緦麻具而葬葬而除謂
輕言緬所以釋緦　子爲父妻妾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後也無遣奠之禮其餘親
皆弔服陳鍊問趙商云親見屍柩不可吉服既虞可除何爲
乎三月商荅曰經云改葬緦三月而除三月一時無他變易今既緦無因便除
故特三月除以順緦之數　○魏王肅云司徒文子改葬其叔
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而除不忍無服送至
親也肅又云未有三年之服者道有遠近或有艱故既葬而
除不待有三月之服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加麻吳徐整問
射慈云改葬緦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望墓禮宜同也
又此大斂謂如始死之大斂耶從廟悉謂何廟牲物何用慈
荅奠如大斂奠士大斂特豚從福廟廟祖廟從故墓之新墓
皆用特豚大夫以上其禮亡以此推之大夫奠用特豚天子
太牢諸侯少牢　○晉秦準正論云喪無弔服然哀甚不可無服若終
月數是弔服也道遠則過之可也道近旬月可也或問何親
服緦大功以上可也　○東晉賀循荅傅純云鄭玄云三月者
以親親尸柩故三月以序其餘懷但遲速不可限故不在三
月章也王氏虞弔而除且無正文鄭得從重故要記從之殷

仲堪問范甯曰從兄道林營遷改事先儒並不疑緦服代所多用且當依行至於釋除王鄭不同何者爲允甯荅曰改葬者非常故不在五服之章葬遲者自當以畢事爲斷亦猶久喪服踰三年又云父喪未葬主喪者不除當其爲主五服皆然苟有事故葬必踰期此非常之通服也成帝咸和四年太尉庾亮改葬服齊縗咸康三年司空何充改葬亦然蔡謨以爲改葬斬縗禮言緦者謂緦親以上皆反服也范汪與江惇書曰孝子重覩靈櫬哀心慟踊何以緦服臨至親之喪三月而除此乃儀禮數字了無首尾今人有疑孫放改葬其祖放開壙服斬縗一門反服從行者待柩至以縗絰迎於郊二月事畢放父四月晦除放兄弟二月晦除此皆反服孟陋難放曰未嘗有斬服旬月而除者放荅曰禮亦有積年而無變久喪是也或再以表哀親屬臨壙是也或旬月而除訖葬即吉是也或服重而月促齊縗三月是也何琦云皇祖恩遠猶不敢以輕服服之況以緦臨父母之葬乎若傳重之孫改葬其父則爲二斬於禮亦違順鄭玄三月之義則進退有疑從王肅虞除之文則就吉倉卒從蔡謨則關於二斬且喪服齊縗三月之例而緦無異條也王濛曰改葬緦奪之以斬可也今若極重制於旬日同至痛於始哀而就吉不漸於禮有疑于濟荅曰蔡謨云傳云不以兄弟之服服至尊者乃始喪正服耳且斬縗之末便自縞冠麻衣乃輕於緦麻然猶以服至尊矣范宣曰斬縗既葬則

布同於齊縗既練則同大功大祥之後略如緦麻禮之次序也安得及服始服不從其變又改葬緦服三月者非也直訖葬爲斷矣若改葬不過一旬安可便脫乎禮云一時時踰思變故取節焉若道遠艱故不得時畢則猶禮云父喪不葬主喪者不除可待葬訖而除元帝建武初以温嶠爲散騎侍郎嶠以母亡值寇不臨殯葬欲營改葬固讓不拜詔曰温嶠不拜以未得改卜葬送朝議古人之制三年非情之所盡存亡有斷不以死傷生耳腰絰而服金革之役者豈營營耶隨王事之緩急也今桀逆未梟平陽道斷奉迎諸軍猶未得徑進嶠特一身於何濟其私艱而疑品以理閤自疑不服王命耶其令

三司八座詳議昔伍員狹子去楚爲吳行人以謀楚志在報讎不尚滅身也温嶠遭難昔在河朔日暮干戈志制難惡萬里投身歸赴朝廷將欲因時竭力憑賴王威以展其情此乃嶠之志也有司奏按云建武元年辛未詔書依禮父喪未葬唯喪主不除以他故未葬人子之情不可居殯而除故期於畢葬遠近之斷也若亡遇賊難喪靈無處求索理絶固應三年而除不得固從未葬之例也按辛未之制已有成斷皆不得復遂私情不服王命以虧法憲參議可如前詔嶠受拜重告中丞司徒諸如嶠比者依東閤故事辛未令書之制嶠不得已乃拜○宋庾蔚之謂改葬所以緦而不重者當以送亡

有已復生有節者用始亡之服則是死其親故制緦以示變
吉既有其服若旬月而葬則當如鄭玄說卒緦之限三月而
葬若葬過三月者須葬畢釋服服爲葬設故也○後魏明帝
神龜元年侍中國子祭酒崔光上言被臺祠部曹符文昭皇
太后改葬議至尊皇太子羣臣服制輕重四門博士劉季明
議按喪服記雖云改葬緦文無指據至於注解乖異不同又
太常博士竊謂鄭玄得服緦之旨謬三月之言如臣所見請
依服緦既葬爲除實以爲允詔可

嫡孫有父喪未練改葬祖服議

晉段疑問嫡孫居父喪未練而改葬祖當何服又出養子居
所生父喪齊縗而葬合當何服尚訥云禮父母喪偕葬先輕
後重謂便當以重服而葬也若服重可以臨葬則爲人後者
亦當着齊縗耳禮無的文此意決耳步熊問改葬但言臣子
妻爲君父夫三者而孫爲祖後亦宜緦不審受重於祖父亡
後祖墓崩不知云何許猛云按經文以謂諸有三年者皆當
緦如注意舉此三者明降斬者爾今父卒孫爲祖後而葬祖
雖不受重於祖據爲主雖不爲祖斬亦制緦以葬也

有小功喪及兄喪在殯改葬父母服議　魏　晉

魏荀侯云有小功喪服改葬父母服以重包輕宜便服小功
王肅以爲宜服改葬緦卒事反故服○晉蔡謨荅或問改葬

服緦今甲當遷葬而先有兄喪在殯爲當何服謨荅亦應服緦禮三年之喪既練而遭緦麻之喪則服其服往哭之凡喪相易皆以重易輕至於此事則以輕易重所以然者臨其喪故也卑者猶然況至尊乎謂甲臨葬應改服緦麻

改葬父母出適女服議 晉

晉庾龢問女子適人今改葬兒既服緦女子當有服不王翼荅云喪禮改葬緦鄭氏以爲臣子妻以例推之女子雖降父母即亦子也今男女皆緦於義自通

改葬前母及出母服議 晉

晉胡濟改葬前母服議云今禮無其章不復特爲之法故取繼母服准事目下得申孝養之情推此所奉前繼一也以爲前母改葬宜從衆子之制又劉鎮之問父尚在母出嫁亡今改葬應有服不徐廣荅云改葬服緦唯施極重此既出嫁未聞兒有服之文然緣情立禮令制服奉臨就從重之義合即心之理亦當無疑於不允也

母非罪被出父亡後改葬議

晉王澹王沉與其叔征南將軍親書曰亡母少修婦道事慈姑二十餘年不幸久寢篤疾會東郡君（按東郡君沉父）初到官而李夫人亡（按李夫人沉祖母）是時亡母所苦困劇不任臨喪東郡君自痛遠不得嘗藥而婦宜親侍疾而不得臨終手書責遣載病

大歸按大歸謂被遣還本也遂至殞亡東郡君後深悼恨之慈妣存無過行沒荷出名春秋之義原心定罪乞迎亡母神柩改葬墓田上當先姑慈愛之恩次釋先君既往之恨下蠲亡靈無負之耻博士薛諝議以爲春秋原心定罪仲尼稱父有爭子然則論罪不可以不原心爲子不可以不義諍來書云尊親以不幸遘疾不任理喪禮疾則飲酒食肉蓋急於性命而權正禮也夫厚養忘哀禮之所許況尊親嬰沉篤疾而被七出之罰乎向使曩時家有壯子明證本末直道而爭豈令慈母以非罪受不義哉考諸典禮稽之原情其昭告先靈先靈東郡君還安兆域使嚴父無違理之舉慈母雪沒代之耻不亦可乎沉重與叔昶書述薛議其叔荅許之沉祭先考東郡君文云孝子沉敢昭告烈考東郡君沉亡母郭氏恪勤婦道齊孝之節克順于先姑天降氛氣鴈門太夫人遘疾歷旬郭時又遇篤疾弗獲嘗禱夫人不幸遂至殞沒烈考卒承大變憂慟荒迷未詳聽察謂郭供養有闕遂載病大歸尋便殞亡烈考深用悼恨澹及沉仰惟烈考舊心鑒亡妣素行不迎之議考禮度哀未及施行澹不幸夭沒沉敢述澹意謀之通儒咨之邦族咸以爲亡妣宜時改葬沉轉受命于征南君按謂叔王昶謹詣鄴迎郭靈柩以某月日安厝庶順烈考之舊心全祖親之慈愛者也

改葬反虞議 晉 宋

晉尚書下問改葬應虞與不按王肅喪服記云改葬緦既虞而除之傅純難曰夫葬以藏形廟以安神改葬之神在廟久矣安得退之於寢而虞之乎若虞之於寢則當復還祔於廟不得但虞而已國子祭酒荀訥以爲虞安神之祭神已在廟改葬不應復虞虞則有主訥謂純言爲當韓蚪問賀循曰按傅純曰問鄭氏改葬三月又譏王氏以既虞爲節云改葬之神在廟久矣不應復虞見府君所荅唯云宜三月謂王氏爲短鄭爲長而不荅應虞之義此爲應虞不也循荅曰凡移葬者必先設祭告墓而開塚從墓至墓皆設奠如將葬朝廟之禮意亦有疑既設奠於墓所以終其事必爾者雖非正虞亦似虞之一隅也但不得如常虞還祭殯宮耳故不甚非王氏但不許其便除然禮無正文是以不明言也殷仲堪問范甯曰荀訥議太后改葬既據言不虞朝廷所用賀要記云三月便止何也甯荅曰賀無此文或好事者爲之耶不見馬鄭賀范說改葬有虞神已在廟虞何爲哉 吳射慈荅徐整問改葬虞曰不在殯宮又不爲位何反虞之有 ○宋庾蔚之謂神已在廟無所復虞但先祭而開墓將定而奠事畢而祭靈遂毀靈座若棺毀更斂則宜有大斂之奠若移喪遠葬又有祖奠遣奠也

父母墓毀服議 曾祖從祖墓毀附 東晉 宋 梁

東晉大興二年司徒荀組表言王路漸通士人得視冢墓多聞凶問朝野所行不同或有制重斬杖者復有制齊縗三月緦麻三月者直素服盡哀者人生不同性有厚薄是以聖人制禮居中使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臣謂墓毀之制改葬緦麻當包之矣鄭康成王子雍皆云棺毀見屍痛之極也今遇賊見毀理無輕重也以禮無明文行者致異臣以爲宜使明禮大臣議爲正制詔司徒表禮雖無墳墓毀廢正文然依附名例不爲無准吾謂改葬緦通制也已脩復不臨尸柩素服可也而士大夫率意輕重不同其下太常議定國子祭酒杜夷議墓既脩復而後聞問宜依春秋新宮之災哭而不服博士江淵議凡所以改葬者必由丘墓崩壞露殯其痛一也愚以爲發墓依改葬服緦三月漢時有盜高廟寶器者達理之士以爲其罪輕於長陵之土雖同至於敬事實有異愚以爲墓毀更復不應比廟災而不行服也侍中黃門侍郎江啓表按鄭玄云親見尸柩不可無服如鄭義以見而服不見不服也司徒臨潁前表改葬之緦不以吉臨凶今聽其墳墓毀發依改葬服緦麻不得奔赴及已修復者唯心喪縞素深衣白幘哭臨三月孔仰墓毀論曰按禮聖人制殯葬之意蓋以死者不可復存而孝子不忍棄其親故爲棺槨葬埋推其本心固在棄之棄之中爲禮節以順孝子情耳原聖人之意蓋以

無知處之形骸故以幽閉長久爲安以有知爲神靈故淸陽博廟尊嚴爲顯尊顯故可脩潛隱故不犯比之丘陵同之自然而不敢修若遇寇發露可以補復其外而不可改內哭泣之日以事訖爲節故廟災有三日哭之文墓毀無制哭之日篤推大理恐不加異於廟災也苟以無知處之則雖加開發不能益死者之苦但人情不忍見聞見聞之日有哭泣耳五日或十日過者不足褒不及不足貶故聖人不爲之禮永和十二年修復峻平四陵大使開陵表至尊及百官皆服緦尚書符問皇太后應何服博士曹耽胡訥議爲人後者爲之子元帝繼武帝於康帝爲曾祖禮爲曾祖後斬縗三年小記

與諸侯爲兄弟者斬縗則無齊皇太后宜正服斬縗改葬當緦鄭注止於臣子妻王氏通謂三年者王氏近情則宜緦領國子博士苟訥議如鄭玄注則皇太后不應有服緦謂今皇太后上奉宗廟下臨朝臣宜有變禮不得准之常制太常王嫌尚書范汪亦同虎之云太后臨朝君禮有何不盡而若何各有辭太后臨朝稱制體同皇極則亦宜服緦議有二君之疑於服遂上皇太后緦服或問曰曾祖墓從祖墓毀發哭制云何范宣曰禮不見在遠直聞墓發制唯經見改葬緦此施臣子妻是承嫡者當依此禮非嫡有降但三日哭從祖一日

哭可也○宋庾蔚之謂人子之情無可輟聖人以禮斷之故改葬所服不過於緦緦服雖輕而用情甚重意謂聞其親屍柩毀露及更葬便應制服奔往縱已修復亦應臨赴苟途路阻礙猶宜制服緦依三月而除豈可以不及葬事便晏然不服乎○梁天監元年齊臨川獻王所生妾謝墓被發不至埏門蕭子音傳重禮官何佟之謹以爲改葬服緦見柩不可無服故也此止侵土墳不及於槨可依新宮火處三日哭假而已帝以爲得禮也

通典卷第一百二 十月初二日按

通典卷第一百三

禮六十三 歷代沿革六十三 凶二十五

凶二十五

假葬墻壁間三年除服議

三年而後葬變除議　久喪不葬服議

父母死亡失屍柩服議　婦喪久不葬服議

禁遷葬議　招魂葬議　疑墓議 修墓附

假葬墻壁間三年除服議 晉

晉武帝太康中尚書令衛瓘表前太子洗馬濟陰郄詵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於堂北壁外下棺

謂之假葬三年即吉詔用爲征東參軍或以爲城市之內屋壁之間無葬處不成葬則不應除服主者連欲明用權不過其舉下司徒部博士評議詵表自理曰臣生三月而孤隨母依外祖舅爲縣悉將家以咸寧二年母亡家自祖以下十四墳在緱氏而墓地數有水規悉遷改常多疾病遂便留此此方下濕唯城中高故遂葬於所居之宅祭於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也詔問山濤濤荅言詵前喪母得疾不得葬送於壁後假葬服終爲平輿長史論者以爲不正合禮是以臣前疑之詵文義可稱又甚貧儉訪其邑黨亦無有佗詔問應清議與不濤云自爲不與常同便令人非恐負其孝慕之心宜詳極盡同異之論兗州大中正魏舒與濤書郄詵至孝中間去郎正爲母耳居喪毀瘁殆不自全其父喪在緱氏欲改葬不能自致故過時不葬後於家堂北假葬埏道通堂中不時閉服欲闋乃閉葬後經年乃見用作平輿監軍長史任意傷俗以葬不時閉常爲作口語其事灼然無所爲疑瓘書云凡以意相是非者不可輕以相貶也

三年而後葬變除議 周宋

周制喪服小記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 盧植曰謂逢變三年後乃葬者虞附後必行小祥大祥祭也鄭玄云再祭練祥也 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 王肅曰不同者異月也謂葬後一月練後一月大祥也除重服宜有漸間一月若異時矣故言不同時者但不同月耳鄭玄同 ○晉杜

元凱云自天子諸侯以下若赴時速葬則赴虞至於平坐必須其哀殺也若過時不葬則以麻終喪而除至葬復修服既祔明一月練而祭又明一月大祥而祭必再祭者象本當再歲故也若二十五月而葬則便祥除不復練也東晉問步熊曰三年喪不葬五年後復葬當練不熊答曰禮云練祥之間必異月與此同也袁准正論曰先儒以爲再祭小祥大祥也而喪者已祥則除大祥不應服禪且虞在既葬不在日月禪在喪中不在早晚故宜禪不宜祥虞喜釋疑曰若如鄭意既祔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此則葬至祥合爲三月適足爲一時何得言不同時而除練祥皆周之正數再祭當爲練祥不得闕而用禪又按袁准云有練無祥失之矣鄭玄言練祥是也余謂喪服既終葬已踰月然猶再祭者存其大制耳此二祭蓋同日而異時時謂日也非三月之時禮亦有一日再祭檀弓云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王肅問范甯曰人有父在遭母喪十七月乃得葬便當頻除更復練祥耶荅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練祥之祭也主喪不除未葬不變也十七月既祥即除服不禪可知也○宋庾蔚之問答曰有葬在小祥之月此月復有虞祔之禮便用晦祥於理爲速此與父喪復異取後月祥練於情允不荅曰三年後葬祥不在葬月耳今未爲絕乂祥理取後月也又問曰葬與練祥三事各月猶未足

申漸殺之情況乃練祥三變而可共在一月耶虞喜之言不近人情盧鄭王皆以此不同時日良有由也言各有當亦不嫌同辭春夏秋冬既各爲一時一日有十二時然十二月何爲不得各爲一時之言也

久喪不葬服議周　漢　晉　梁

周制禮記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鄭玄都其餘謂旁親也以麻終月數除以喪主爲正身其餘旁親者以麻各終其月數除○漢石渠禮議蕭太傅云以麻終月數者以其未葬除無文節故不變其服爲稍輕也已除喪不葬者謂旁親不葬者喪不變也盧植云子孫皆不服未葬者皆至葬反服庶人爲國君亦如之宣帝制曰會葬十年不葬主喪者除不答云所謂主喪者獨謂子耳雖過期不葬子議不可以除鄭志趙商問主喪者不除且以今言之人去邦族假葬異國禮不大備要亦有反舊土之意三年閔矣可得除不明爲改葬總之例乎爲久不葬也或答云葬者送亡之終假葬法後代巧僞反可以難禮乎吳徐整問射慈曰父喪不祥練可知耳有故未得葬遂至二十八月服制已過可不豈服十年五年至葬乃止乎答云生雖不得變其餘旁親亦不除日月竟自釋之耳○晉陳氏問劉世明曰其餘以麻終月數者注云謂旁親不指言衆子當除也然人皆分斷之於意不耳劉答云父謂衆子爲庶子不謂父爲庶父也父得卑其庶

子而降之庶子不得降其父也然子之於親體同服等非旁親之謂也喪服大功章女子之嫁者降伯叔父母及姑姊妹注謂此旁親而經無降父之文明衆子及女雖不承嫡猶非旁親也故記云兄弟之喪內除親喪外除外除者謂由外設飾以散其哀也故靈柩未安則服不變服不變則哀未衰衰之喪不可卒除也然則未葬而除自謂旁親得以麻終者耳又問久而不葬葬後幾月日便可除世人有踰月者有既虞便除者夫改葬猶三月乃除情爲不輕於改葬也若應三月乃除者虞帳亦當三月乃毀復有先後耶答曰記云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注云謂練祥也葬月虞明月又明月祥計此亦得三月不爲輕於改葬也禮虞而柱楣翦屏練而毀廬居室祥而席禫而牀今此虞及練祥雖爲局促猶追償其事若在異月以其本異歲也練祥之服變除之宜宜如其節也又問云三年而後葬及父在爲母過期乃葬亦當復曰中及虞安神位與不荅云凡久而不葬則苞諸過葬節者也爲母既周亦爲久而不葬矣夫虞所以將定之間冀於墓左成壙新離常處懼鬼神無所依歸所以安神也葬者動棺舉柩而歸虞於殯宮不忍一日未有歸也今久而不葬棺槨動移鬼神不安無以爲異練祥皆追此亦宜然又記云葬曰虞是明文也毀除之節在士虞禮練而後遷廟不復在殯今此既

葬明月練亦當以其月遷廟○東晉徐靈期問張憑云親喪未葬出適女應除不荅曰禮云久喪不葬主喪者不除又云主人不除此無緣獨施男子正嫡一人故當總謂男女衆子耳又無明文別言已出之女猶應除也今論者據已服周故謂宜從除例然緣情處意獨有所疑女隨外出降從周制至於居喪之例同於重者誠以天性難可盡奪本重不得頓輕何必既降盡與周同禮者人情而已疑則從重若當釋縗絰以處殯宮襲吉服以對棺柩非孝子之所安也○梁劉昭難劉世明云喪無二孤廟無二主受弔之禮唯喪主拜稽顙餘人哭踊而已諸言喪主唯謂一人不斥衆子世明荅云若屍柩無所葬者則爲後者與同除矣

父母死亡失屍柩服議後漢　晉

後漢桓榮問汜閎云父喪不除者爲當衆子盡然耶故質焉爾荅云昔嘗送鄭君到代陵代陵有人其父死不得其屍其子行喪隨制降殺閎與亡者相知而往弔之還問鄭君所駮異義之事不孝莫大於無後終身不除此爲絕先人之統無乃重乎鄭君荅云庶子自可攝祭閎覆云無庶子當何以又云族人可以其倫代之閎又覆言云無族人云何則不復相答推此而詳但使一嫡子不除耳○晉劉智釋疑云問者曰久而不葬喪主不除若其父遠征軍敗死於戰場亡失骸骨

無所葬其服如何智云此禮文所不及也以理推之凡禮使爲主者不除不謂衆子獨可無哀誠以既變人情必殺喪雖在殯不爲主者可以無服然則爲主者之服可以哀獨多也以喪柩在不可無凶事之主故也今無所葬是無屍柩也凶服無施則爲後者宜與衆子同除矣訖葬而變者衰之大事畢也若無屍柩則不宜有葬變寒暑一周正服之終也是以除首絰而練冠也亡失親之骸骨孝子之情所欲崇也可令因周練乃服變縗絰雖無故事而制之所安也

婦喪久不葬服議 晉 宋

晉夏侯盛議曰婦喪既周而未葬服當除不荅云凡婦喪夫爲主子不以杖即位避父之尊也主喪不變禮有明文然子亦不除魏孟叔難盛曰嫡子婦死舅亦爲喪主家貧經年不葬舅及子孫並不得除那豈可爲一嫡婦使三代累載不釋服乎盛荅仲由傷資之言啜菽飲水盡其懽還葬而無憚豈有非之者哉若知禮者自當不淹久魏又難曰舊時夫爲妻杖居倚廬服並如三年之制今人通所不行即自宜隨時而除何應以喪主爲斷盛荅曰弃先王之教而令隨俗意所未可今人不禫不杖蓋失禮耳顧氏問王虞云從外弟婦亡未葬今服訖又無子其夫便是喪主當時除服不荅曰禮云主喪者不除其文不別喪之輕重須俟葬訖不知世人有妻喪

用此禮不杜挹問徐邈曰亡婦遂未得葬祖服便周既無別喪主多云未應得除今定云何荅曰無子爲主按禮夫不應除卽於下流多不能備禮今且宜變至葬反服亦無不可之理也○宋蔡廓問雷次宗云禮稱唯主喪不除恐此正施於嫡傳重者耳按漢譙太傅云所喪獨謂子也又按干譙云斬縗之喪未葬直云主喪不除而王舉重爲言明正謂孝子不變餘皆除也今世人爲妻亦不除主喪將宜除耶雷次宗曰不言三年而云主喪是不必唯施子孫也古凶異道不得相干殯柩尚在豈可弁冕臨奠大主妻喪以本重故也謂不宜除廓又曰喪服小記云爲兄弟既除喪及葬反服其服此是至葬反服之明文未辯漢晉帝何故復爲祥制集禮論者不記至葬反服之禮而載諸變除以明之可謂弃本逐末雜記云姑姊妹之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不爲主夫若無族則東西家若又無則里尹主之喪大記云喪有無後無主此皆謂喪事之主也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此謂君雖尊統一家但爲嫡者主喪耳而小記又云久喪不葬者不除是居周功之喪也若女子適人及男子爲人後者皆隨其服而釋除緣其出有所屈故也素服心喪以至過葬但今世輕於下流之喪妻猶去其杖禫不容復有未葬不除也議者疑不得以下流之未葬以廢祖

懰之烝嘗且未葬亦可十年五歲嘗試言之夫子許貧者便葬而無槨是明亡者急於送往不容甚久可知若事遲過於服限亦不得停殯在宮而響樂在廟既吉凶不可以相干亦在心所不忍也

禁遷葬議 周 魏

周禮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鄭玄曰遷葬謂生時非大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鄭衆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今時娶會是也則俗謂之冥婚也○魏武帝愛子倉舒沒司空掾邴原女早亡時帝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帝乃止

招魂葬議 東晉 宋

東晉元帝建武二年袁瓌上禁招魂葬表云故尚書僕射曹馥沒於寇亂嫡孫胤不得葬屍招魂殯葬伏惟聖人制禮因情作教故槨周於棺棺周於身然則非身無棺非棺無槨也胤無喪而葬招幽魂氣於德爲愆義於禮爲不物監軍王崇太傅司馬劉洽皆招魂葬請臺下禁斷博士阮放傅純張亮等議如瓌表元興元年詔書下太常詳處賀循今啓辭宜如瓌所上自今以後禁絕犯者依禮法荀組非招魂葬議據亦如前或引屈原招魂荅曰屈原本非折衷或引漢之新野公

主魏之郭循皆招魂葬荅曰末代所行豈禮也又引周易載鬼以爲證荅曰此可以定有神未足以通招魂也或引喬山有黃帝之冢是葬神也荅曰時人思帝葬其衣冠非葬神也治中王裳同組意裳引墓中靈座爲證以形神本相依而設座不謂靈可藏也今無形可依則當唯存於廟爾組子弈附組意云夫葬既下柩將闔戶還迎神反虞則墓中之座無神可知于寶駮招魂葬議云時有招魂葬考之經傳則無聞焉近太傅公既屬寇亂屍柩不反時弈議招魂葬東海國學官今魯國周生以爲宜爾盛陳其議皆多無證實以爲人死神浮歸天形沉歸地故爲宗廟以賓其神衣衾以表其形棺周於衣槨周於棺今失形於彼穿塚於此知亡者不可以假存而無者獨可以僞有哉未若之遭禍之地備迎神之禮宗廟以安之哀敬以盡之周生議云魂堂几筵設于窆寢豈唯斂屍亦以迎神也荅者曰古人有言夫禮者其事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是以君子重於義禮夫別嫌明疑原情得旨者不亦微乎故其爲制有以順鬼神之性有以達生者之情然則塚壙之間有饋席本施骸骨未有爲魂神也若乃釘魂於棺閉神於槨居浮精於沉魄之域匿遊氣於壅塞之室豈順鬼神之性而合聖人之意乎則葬魂之名亦幾於逆矣周生又云昔黃帝體仙登遐其臣扶微等斂其衣冠殯而葬焉則其證

也荅曰孔子論黃帝曰生而人利其化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此黃帝亦死言仙謬也就使必仙何議於葬孔行禁招魂葬議云時有沒在寇賊失亡屍喪皆招魂而葬吾以爲出於鄙陋之心委巷之禮非聖人之制而爲愚淺所安遂行於時王者所宜禁也何則聖人制殯葬之意本以藏形而已不以安魂爲事故既葬之日迎神而返不忍一日離也況乃招其魂而葬之反於人情而失其理虛造斯事以亂聖典宜可禁也李瑋宜招魂葬論難孔行引禮祖祭是送神也既葬三日又祭於墓帝有靈座几筵飲燕之物非唯藏形也引周武尚祭于畢季子復命于墓成公夢康叔相奪余饗既葬迎神而返博求神之道孝子未忍離其親耳且宗廟是烝嘗之常宇非爲先靈常止此廟也猶圓丘是郊祀之常處非爲天神常居此丘也詩曰祖考來格知自外至也又曰神保聿歸歸其幽冥也卜宅安厝亦安神也伯姬父死而叔弓如宋葬恭姬皆其證也宋王先賢光武明主伏恭范逡並通義理公主亦招魂葬豈皆委巷乎孔行荅曰祭必立壇不可謂神必墓中也若神必墓中則成周雒邑之廟皆虛設也又帝丘及詩來格聿歸皆所以明魂無不從耳既葬三日祭墓亦猶飯唅不忍其虛耳恭姬之焚以明窮而彌正不必灰燼也就復灰燼骨肉雖灰灰則其實何緣舍埋灰之

實而反當葬魂乎此皆末代失禮之舉非合聖人之舊也北海公沙歆宜招魂論云神靈止則依形出則依主墓中之座廟中之主皆所綴意髣髴耳若俱歸形於地歸神於天則上占之法是而招魂之事非也若吉凶皆質宮不重仞墓不封樹則中古之制得而招魂之事失也若五服有章龍旂重旒事存送終班秩百品即生以推亡依情以處禮則近代之數密招魂之理通矣招魂者何必葬乎蓋孝子竭心盡哀耳陳舒武陵王招魂葬議云先太保生沒虜場求依太傅故事招魂葬按禮無招魂葬之文時人往往有招魂葬者皆由孝子哀情迷惑宜以禮裁不應聽遂張憑新蔡主招魂葬議云新蔡王所繼先王昔永嘉之難覆沒寇虜靈柩未返今求招魂靈安厝謹按禮典無招靈之文若藏虛棺以奉終則非原形之實理靈爽於九泉則失事神之道懼非古人之情禮所未安也博士江淵議凡葬之言藏所以閉藏屍柩非爲魂也今招魂而葬無屍而殯或無殯而窆各任近情以長虛事非禮所許宜如司徒所上以明永制蜀譙周論或曰有人死而亡其屍者爲招魂葬何如曰夫葬所以藏屍柩也若魂氣則無不之焉得與藏諸○宋庾蔚之論葬以藏形廟以饗神季子所云魂氣無不之寧可得招而葬乎

疑墓議 修墓附 周 晉 魏 齊 晉 齊

周制檀弓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孔子之父聚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生孔子

後梁紇亡徵在耻焉未告殯於五父之衢母徵在亡欲有所就而問也孔子亦爲隱焉殯於家則知之者無由怪已欲發問端也五父衢名蓋鄹曼父之鄰人之見者皆以爲葬也見柩行於路其慎也蓋殯也慎當爲引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輔葬引飾棺以柳翣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時人見者不知禮也引以刃反問於鄹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曼父之母與徵在爲鄰相善也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墓謂兆域也今時封塋也古殷時也土之高者曰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東西南北言居無常也聚土曰封封之周禮也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崇高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也識音志孔子先反當修虞事門人後雨甚至後待封也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曰防墓崩言所以遲者修之而來也孔子不應以其非禮三三言之以孔子不聞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魏王肅聖證論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肅解曰聖人而不知其父死之與生生不求養死不奉祭斯不然矣○晉賀循論以爲防是舊墓也夫子葬又新其墳故謂之修非墓崩後之言也墳新雨甚故頹毀頹毀故悵怛不應耳所以言不修墓者言由已修之故倒毀也又蔡謨論曰學者疑此久矣王氏又以爲不然謨以爲聖人雖鑒照至於訓世言行皆不聖之事也故咨四岳訪箕子考蓍龜每事問皆其類也不知墓者謂兆域之閒耳防墓崩者謂墳土耳言古不脩墓者謂本不崩無所修非崩而不修也今崩而後修故譏焉此自譏崩非譏修也夫子言此者稱古以責躬也又范宣禮二墓論曰史記及孔安國說皆爲實錄未生之前

不可以逆責夫子也既長謁墓固以識其外矣但毋不告其內義無强請然祔葬宜詳是以問焉記但言不知其墓非都不知也所以不應者欲言非禮則弟子有忘敬之情欲言是禮則墓不須防而固然言及宅兆是以流涕耳防亦防虞此豈地名猶傳言文公之入也無衛非無康叔之國也○齊張融評孔子既得合葬于防言既得明未葬時未知墓處也雖仲由之言亦孔子不知其墓若徵在見娉則當言墓以告孔子何得不知其墓

通典卷第一百三 十月初二夜校

通典卷第一百四

禮六十四 沿革六十四 凶二十六

凶二十六

帝王謚號議

皇后謚及夫人謚議 國妃命婦附

太子無謚議 國君嗣子附

諸侯卿大夫謚議

君臣同謚議

單複謚議

卒哭後諱及七廟諱字議

上書犯帝諱及帝所生諱議

山川與廟諱同應改變議

已遷主諱議

上表稱太子名議　父諱與府主名同議

授官與本名同宜改及官位犯祖諱議

內諱及不諱皇后名議

帝王謚號議有熊氏周　顓頊　堯舜　大唐

黃帝之號按白虎通云先黃後帝者古者質生死之稱各特行合而言之美者在上黃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代不易後代雖盛莫能與同後代德與天同亦得稱帝不能制作故不得復稱黃也黃者中和美色黃承天德最盛淳美故以尊色爲謚也○顓頊按五經通義曰顓頊者顓猶專頊猶愉幼少而王以致太平時年十三常自愉儉嗛苦簟反約自小之意故兩字爲謚○帝堯帝舜先號後謚也帝者德盛與天同號謚雖美終不過天也故如其次道之○周制春官太師掌太喪師瞽而廞作柩謚廞興也興言王之行謂瞽諷誦其功之詩也廞音許金反文王武王先謚後號王者德薄傳位與子賢不肖同稱王號者所共謚者所傳故上謚下號上其美者說曰按夫戴禮云謚者行之跡也號者功之表也樂記曰聞其謚知其行白虎通曰號法天也法日也日未出而明謚法地也法月也月已入有餘光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生於已名生於人五經通義曰號者亦所以表功德號令天下也謚之言列陳列所行善行有善謚惡行有惡謚以爲勸戒也問曰天子有天下大號諸侯寧有國大號乎答曰天子居無上之位下無所屈故立大號以

勸勉子孫諸侯有爵祿之賞削絀之義鈇鉞之誅故無所有
國之號也趙商問鄭志曰曲禮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而
武王即位追王大王王季文王改謚爵何也答曰周道之業
興於二王之功德由之王迹初焉凡爲人父豈能盡賢乎若
夏禹殷湯則不追謚矣郊特牲云死而謚之今也古者生無
爵死無謚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周制
爵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謚也當記時死則謚之非
禮也質家而言爲謚成湯是也文者一言爲謚文武是也號無
質文謚有質文號者始也爲本故不可變周以後尤文以爲
本生習事善故有善謚故合言文王武王
或以名配者德薄因名配謚祖甲是也質家不連號謚生則
死則言謚故不連號謚成湯是文家連號欲但言謚不恐死之欲但言號又
是實死故以號謚文王武王是

桀紂先號後謚者別誅絕不嫌也禮記曰唯天子稱天以誄
之以其無尊者也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天子至尊故稱天以誄之又白虎通云天子崩
大臣至南郊謚之五經通義曰我曰大臣吉服之南郊告天還素服稱天而謚之以爲臣子莫
不欲褒稱其君掩惡揚美者故於郊明不得欺天也○大唐
元陵謚冊文維某年月日哀子嗣皇帝臣諱伏以聖德之大
上與天合人道近曬鮮克究知敢盡其所見泣以敘財成之
業伏惟大行皇帝紹休七聖臨照八極以至道御羣有以至
化懷遠方登假于上敷聞在下肇加元服頃昇儲闈生知之
敏動與神契承順玄宗也齋栗之容著奉養肅宗也愛敬之
禮深履蒸蒸躬冀冀不絕馳道日朝寢門此則首冠百王大

舜周文之孝也其於崇儒尚齒尊道貴德窮理盡性之學經天緯地之文包荒合垢之量迪哲允龔之善斯又睿聖不測同符乎三五無得而稱也當祿山叛亂陷覆二京以天人之重授元戎之律師之所及狂寇殲夷復宗社之阽危拯生靈於焚燎則乾維重搆宸極以安及史盜閒釁三河屢梗在撫軍之際思明隕命乘踐祚之初朝義授首則梁陳底定朔易從風其或屈强於大梁背誕於南越莫不朝爲梟鏡夕爲鯨鯢此高光之功神武之略也自是肅勿羣后賓延萬靈洿潴鬱沒之刑寢焚瘞懸沉之禮備衣冠有淪於脇從者釋而靡問靈祇有闕於禋祀者袂而致享聖讒說求讜言扇以祥風浸以膏澤九譯奉貢四夷將賓丕冒出日罔不率俾猶復嚴恭寅畏顧省闕遺兢兢業業日又不暇故得玄功廣運協運旁流靈契畢發元祥洊至則瑞璧出於泗清瀾變於河則其餘見祉鱗羽呈祥草木者不可殫記方議橐弓偃伯臻於大和告禪于石閭鏤功于金版遽承憑几之命奄遘綴衣之酷號天扣地罔所依歸今龍攢就啓蜃輅將駕採鴻儒碩生之議考公卿百辟之請僉以盛德大業匪號謚莫宣是用虔奉古訓發揚茂實謹遣攝太尉某奉冊上尊謚曰睿文孝武皇帝廟曰代宗伏惟明靈降格膺茲典禮誕錫純嘏貽宴後昆嗚呼哀哉

皇后謚及夫人謚議國魏東晉

白虎通云后夫人謚臣子共於廟定之或曰出之於君然後加之婦人天夫故由君而已婦人本無外事是故不於郊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於朝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謚或曰文王之妃曰文母宋恭公妻恭姬是也又云夫人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脩閨門之內則下以化之故設謚章其善惡公羊曰葬宋恭姬稱其謚賢之也卿大夫妻命婦也無謚者以賤也妾無謚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謚也○東晉穆帝時彭城國上言爲太妃李求謚大常王彪之以爲由於婦人無爵既從夫爵則已無實爵以從爲稱則無謚可知春秋婦人有謚者周末禮壞耳故服虔注聲子之謚非禮也杜氏注惠公仲子亦云非禮婦人無謚秦始以來蕃國王妃無有謚者中興敬后登祚乃追謚耳瑯琊武王諸爲妃恭王夏侯妃元帝猶抑蒸蒸之至不追謚令彭城太妃不應謚

太子無謚議國魏君嗣子附周東晉

周制士冠禮云天子之元子士也士無謚是知太子無謚以未得有所施行故不得設謚○東晉瑯琊世子未周而卒大司農表瑯琊世子降君一等宜謚哀愍大常賀循云謚者所以表功行之目也故古者未居成人之年及名位未備者皆不作謚也是以周靈王太子聰哲明智年過成童亡猶無謚春秋諸侯即位

之年稱子踰年稱君稱子而卒皆無謚名未成也未成爲君既無君謚時見稱子復無子謚明俱未得也惟晉之申生以仁孝遭命年過成人晉人悼之故特爲謚諸國無例也及至漢代雖遵之義過於古禮然亦未有未踰年之君而立謚也殤冲二帝皆已踰年方立謚拔哀冲太孫各以幼齡立謚不必依古然皆即位臨官正名承重與諸下定君臣之義尊成體具事無所屈且天下之名至重體甚尊者亦宜殊禮故隨時定制有立謚之事也瑯琊世子雖正體乎上生而全貴適可明嫡統之義未足定爲謚之證也

諸侯卿大夫謚義周 魏 嫗

周制諸侯薨臣子跡累其行以赴告王王遣大夫會其葬因謚之 春秋魯文公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是春秋魯桓公七年葬蔡桓侯然得桓謚者明謚天子所加非獨臣子也又太史掌小喪賜謚讀誄 其讀誄亦以太史卿大夫也小史掌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賜謚爲節事相成曲禮曰既葬言謚曰類 王肅曰謂類象其行言於天子以求謚也又曰公叔文子卒衛獻公之孫也名發或作發 其子戌請謚於君 盧植曰君衛靈公也曰日月有時將葬矣 葬其時請所以易其名者 盧植曰無謚則當書名故易其名也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 謚法曰愛人好與曰惠 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 魯昭二十年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靈公奔死鳥是時文子爲政靈公克復其國故曰以其死衛寡人 謚法曰外內用情曰貞 夫子聽衛

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
班次也謂位祿之次法令之文故謚貞惠文子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
制也謚法曰道德稱聞曰文
白虎通云卿大夫老歸有謚者別尊卑章有德也大夫歸無
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士冠禮生無爵死無謚卿大夫有爵
故有謚士無爵故無謚○魏劉輔等啓論賜謚云古者存有
號則沒有謚必考行跡論功業而為之制漢不脩古禮大臣
有寵乃賜之謚今國家因用未革臣以為今諸侯薨于位者
可有謚王者宜作得謚者秩品之限尚書衛覬奏舊制諸王
及列侯薨無少長皆賜謚古之有謚隨行美惡非所以優之
又次以明識昭穆使不錯亂也臣以為諸侯王及王子諸公
侯薨可隨行跡賜謚其列侯始有功勞可一切賜謚至於襲
封者則不賜謚尚書趙咨又奏云其諸襲爵守嗣無殊才異
勳於國及未冠成人皆不應賜謚黃門侍郎荀侯議以為古
之謚紀功懲惡也故有檀文靈厲之謚今侯始封其以功矣
受爵土者雖無官位宜皆賜謚以記其功且旌奉法能全爵
祿者也其斬將搴旗以功受爵而身在本位類皆比列侯自
關內侯以下及名號賜爵附庸非謚所及皆可闕之若列侯
襲有官位比大夫以上其不在官理事則當宿衛中勤或身
死王事皆宜加謚其襲餘爵既無功勞官小善微皆不足錄
八座議以為太尉荀顗所撰定體統通敘五等列侯以上嘗

爲郡國太守內史郡尉牙門將騎督以上薨者皆賜謚○東晉元帝太興三年詔古者皆謚名實相稱垂來有爵乃謚非聖賢本意通議之有司表云劉毅宜謚以申毅忠允匪躬贈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斯誠聖朝考績以著勳之美事也按謚者行之跡而號者功之表今毅功德竝立而有號無謚於義不體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謚主於行而不繫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皆沒其高行而不加之謚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士臣願聖代舉春秋之遠制改近代之舊服

君臣同謚議周　晉　東晉

周桓王時蔡侯卒謚桓侯五經通義曰有德則善謚無德則惡謚故同也○晉武帝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謚故太常平陵男郭奕爲景侯有司議奏以爲大晉受命祖宗謚號羣下未有同者蓋因近代淺情習於所見也奕謚與景皇帝同可改謚曰穆侍中王濟等議曰按王者議謚避帝而不避后既不循古典不嫌同稱復乖近代不襲帝后之例至於無窮之祚若皆有避於制難全侍中成粲等議以爲謚號國之大典使上下邁德罔有荒怠宜遠稽聖代同符堯舜不宜遵襲魏氏近制詔賜謚曰簡○東晉孝武太元四年光祿勳王欣之表伏尋太康中郭奕謚曰景有司執孝宗同號臣聞姬朝盛明父子齊稱諸侯與周同謚經諸皆王不易之道也宜遵古

典訓範來裔徐邈議按部奕謚景詔實不以犯帝謚而改也
又武帝永平元年詔書貴賤不嫌同號周公謚文君父同稱
名行不殊謚何得異自今以後其各如禮尚書奏文武舉其
一致聖賢有時而同故文王經緯天地孔文之不恥下問所
以爲文也遠稽周典嘉號通乎上下近惟太康改謚匪嫌同
稱自頃議者或乖體尚之實非所以經綸無窮末代垂式王
欣之所表抑實舊典宜如所陳詔可

單複謚義東晉　唐

東晉時太常蔡司空謚議云公博士曹耽等議曰謚可謂善始
令終者矣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司空左長史孔嚴與王彪
之書云博士引禮之義以通高尚之事穆誠是美謚然蔡公
德業既重又是先帝師傅居總錄之任則是參二宰相考行
定名義存實錄不可不詳彪之答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謂
此名目殊爲不輕太始初張皇后太寧庾太后並謚曰穆魏
司空陳泰王昶賈循皆名士也並謚曰穆此與蔡公名體相
應中朝複謚亦不勝單安平獻王孚齊獻王攸並單謚自頃
複謚者非大晉舊典必重複謚也蓋是近來儒官相承近意
耳皆顧命重勳或居分陝或處阿衡蔡公存謙素之懷不當
此任于令詠之所以不複謚欲令異於數公所以標沖虛述
德美也又中朝及中興曾居師傅及錄臺事者亦皆不複謚

山李二司徒吾族父安豐侯近賀司空荀太尉顗周光祿顗或曾師傅或曾總錄竝不複謚吾謂此謚弘美不應飜改按謚法條有限而應謚者無限亦何得令名德必皆齊同遠准周之文武則後代不應復得通用此名近校晉朝舊比山濤荀顗周顗謚康羊祜荀勗同謚成此例甚衆不可悉載近朱伯高謚簡時尚書符却已不應與和嶠同謚蔡爲太常據上論可同理甚有義遂便施行蔡家故當有此故事准例如此複無所爲疑○大唐之制太常博士掌凡王公以下擬謚皆跡其功德而爲之褒貶諸謚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佐使錄行狀申考功勘校下太常擬謚記申省議定奏聞無爵稱子沈約謚法云晉太興三年始詔無爵者謚皆稱子養德丘園聲實明著則謚曰先生大行則大名小行則小名舊有周書謚法太戴禮謚法又漢劉熙謚法一卷晉張靖撰謚法兩卷又有廣謚一卷梁沈約總集謚法凡一百六十五稱告贈謚於柩如開元禮武德以來通太常所謚有異議者略件如後○咸通三年太常博士袁思古謚贈揚州大都督高陽郡公許敬宗曰繆議曰敬宗位以才昇歷居清級弃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聞禮事絕於趨庭納采問名唯聞於瀆貨白珪斯玷有累清塵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訴屈戶部尚書戴至德問博士王福畤其故答曰昔晉司空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所以貶爲繆醜況敬宗忠孝不逮於曾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而定謚爲繆無負於許氏

矣詔令尚書省集五品以上重議禮部尚書楊思敬議稱按
謚法既過能改曰恭請謚爲恭○景雲元年太常謚贈荊州
大都督舒國公韋巨原曰昭戶部員外郎李邕駮曰三思引
之爲相阿韋託之爲親無功而封無德而祿同族則醜正安
石他人則附邪楚客謚之曰昭良恐未當博士李處直請依
前定○開元七年太常博士張星謚贈工部尚書宗慶禮曰
專議曰慶禮太剛則折至察無途有事東北所亡萬計所謂
害於家凶於國按謚法好功自是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
駮之曰營州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爲其
主人是柟樂都其來尚矣尋罷海運克廣歲儲邊庭晏然河

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爲利害而云
所亡萬計一何謬哉安有踐其跡以制實貶其謚以徇虛採
慮始之謗聲忘經遠之權利義非得所孰謂其可請以所議
更下太常乃謚曰敬○十八年太常寺謚贈太師燕國公張
說爲文貞左司郎中楊伯成駮曰謚者德之表行之跡將以
激勵風俗檢束名教固無虛稱是存實錄准張說罷相制云
不肅細微之人頗乖周順之旨又致仕制云行虧半古防闕
周身未免瓜李之嫌而喧衆多之口且玉之有瑕尚可磨也
人之斯玷焉得逭諸謚曰文貞何成勸沮請下太常更據行
事定謚工部侍郎張九齡又立議請依太常爲定未決玄宗

爲製碑文賜謚曰文貞○永泰中太常博士獨孤及謚贈涼
州都督太原郡公郭知運曰威右司員外郎崔厚駁之曰郭
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餘年今請易名竊謂非禮謹按禮經
云禮時爲大又曰過時不及爲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
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蓋
時不可踰也節度既沒名不浮行數紀之前門生故吏已合
謀謚今乃申請竊將有爲而作嗣子英乂煩屢多故屢制方
隅朝廷冊勳位秉端揆附從者竊不中之禮合會無妄之求況
今裂土者接軫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之誰曰無請不唯有
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雖欲曲全竊將不可又禮

經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若知運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
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謚而苟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
尊以僕射而言恐貽越禮之讓以國家而言又殊筐篚之體
請下太常寺重議及答曰禮時爲大順次之將葬易名時也
有故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公叔戍請謚適當葬前謹按三百
禮經三千威儀曾不言已葬則不追謚況三王殊途不相沿
禮新禮則死必有謚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
葬後苗太師一年矣呂諲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顏杲卿八年
矣竝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
以已葬爲節制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而舉奪殊制無

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此謂其父無位而子
居貴位不當以子之貴加榮於父若知運者處方面重寄列
位九卿茂勳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一等豈
待因嗣子之德然後作謚今之征鎮者率多起屠販皁隸之
中雖逢風雲化為侯王而其間有祖父爵位與知運等當請
謚者有幾何乃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廢禮竊謂近誣籍考
載籍徵諸舊章易名之禮請如前議獨孤及又謚贈吏部尚
書呂諲曰肅度支員外郎嚴郢駁曰今所議荊南之政詳矣
而曰在台司齷齪無能者乃抉瑕掩德非中道之言
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呂公
文能無害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宏規不可備
舉傳敘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請謚呂
公曰忠肅及重議曰謹按舊儀凡沒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
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朝廷辯可否宜存衆議
今駁議撰謚異同之說竝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
違公器不私之誡且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道謚法在懲惡勸
善不在字多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
文三代以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
周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
其事業不一文不足以紀其善於是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

之謚雖黷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秦之制以魏徵爲文貞蕭瑀爲貞褊其杜如晦封德彝陳叔達溫彥博岑文本唐休璟魏知古崔日用竝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慎靖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也杜如晦王珪以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然肅者以諲之從政威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甯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爲美魏晉以賈謐之籌筭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普之智勇顧溫之密重王渾之氣量劉恢之鑒裁庾翼之智略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慙德死之日竝謚曰肅當代不以爲貶何嘗徵一字二字之降乎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參之禮經而究其往事請依前定○大曆十三年太常謚贈司徒楊綰曰文貞比部郎中蘇端駮曰夫道德博聞曰文清白守節曰貞且元載與司徒友敬殊深推爲長者首舉清要人莫與京及司徒寵望漸高載畏其偪旋又知載隳壞綱紀心貳於君既懼其疑因疎爲簡有口皆知載惡而獨曾無一言或有發載之惡證告未明抱誠坐法者司徒時居上列奏達非難不能因此披衷陳詞全志士之命露兇狡之私而乃宴

安自秦優游過日使元載禍大滅身竟勞聖上防伺之慮豈守節不隱耶豈懷道無毒耶非謂文貞明矣洎元載齎恩於下招怨於上使北塞人勞有過時之戍西郊虜入無弔災之惠礎邢堅義之士將死復生梁宋傷夷之人或寒或餒搜訪旌恤中外所急載皆絕之使王澤不及於下爲行路所嗟而楊公當聖上惟新之時居天下得賢之望誠宜不俟終日造次速言乃寂寥啓悟噤閉謀猷貪食萬錢之賜虛承一心之顧豈茲惠愛人乎既曰不慈不惠何以謂之文有隱有毒何以謂之貞矣古者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上以報祖宗下以處子孫之義也楊公歷處厚俸人謂儒宗曾不立家又無私

廟寧使人老關敬祖之禮位極亡祭禰之宮凡在衣冠誰不歎恨又乖大義克就愍仁接禮之義矣曰文與貞曷可以議聖人立謚蓋公而無私之謂也所以周宣不敢私於父謚曰厲漢宣不敢私於祖謚曰戾百王明制歷聖通則昔公叔文子有死衛之節脩班制之勤社稷不辱方居此謚爰及太宗初魏公徵有匡救公直之忠中宗末蘇公瓌有保安不奪之節所以諸賢甚衆謚文貞者不過數公至於燕國公張說先朝輸能名節昭著省司尚謂不可至今人故稱之猶是言之焉可比德請牒太常更詳他謚以守彝章庶乎青史之筆不乖於周漢黃泉之魂免慚於蘇魏別勅謚爲文簡○贈司空

陳國公竇抗謚曰博贍左衛大將軍宇文士及初謚爲恭黃門侍郎劉洎駁之曰士及居家修縱不宜爲恭竟謚爲縱工部尚書楊昉謚曰恪定州刺史定襄郡公于臣濟謚曰果廣州都督謝方叔謚曰勤以上五人按謚法並無乃有司一時之議所以不具其年

卒哭後諱及七廟諱字議周一晉大唐

周制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曲禮曰卒哭乃諱鄭玄曰敬鬼神之名也諱避也生者不相避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王肅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始死哀遽故卒哭乃令諱禮不諱嫌名鄭玄曰爲其難避也嫌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王肅曰音相似者也二名不偏諱偏謂一名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同名徵在言徵不言在肆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肆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恩不至於祖名孝子聞名心懼諱之出心此謂庶人也嬉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父母猶諱祖耳君所無私諱盧植曰爲其失事正也廟中不諱盧植曰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上也王肅曰祝則名君不諱也於下則諱君也大功小功不諱入門而問諱盧植曰鄭國之君猶吾君也鄭玄曰皆爲敬主人也檀弓曰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盧植曰喪朝夕奠尚生事之虞而立尸卒哭諱新辭也一說生事畢從生至死也鬼事始已者從死至卒哭也鄭玄曰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之也已辭也既卒哭宰夫執木鐸王肅曰木鐸金鈴以命于宮盧植曰宰夫於周之副也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理之大君也小官屬官也戒令即所謂捨故而諱新之屬曰捨故

而諱新鄭玄曰故爲高祖之父當遷者也馬說帝乙爲成湯
書之帝乙六代王天之錫命疎可同名王肅曰故謂
五廟毀者自寢門至於庫門虞
也鄭玄曰百官所在也庫門宮外門也明堂位曰庫門之內新君所處庫門之內廟所在
門天子皐門也王肅曰王父母之兄弟伯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鄭玄曰父爲其
王父母不從諱也爲王父母以下之親諱是謂王也天子諸侯爲羣
祖諱也王肅曰王父母之兄弟伯父叔父姑姊妹皆父之所
諱也○晉孫毓七廟諱字議乙丑詔書班下尊諱唯從宣皇帝
以來京兆府君以上皆不別著按禮士立二廟則諱王父以
下天子諸侯皆諱羣祖親盡廟遷乃捨故而諱新尊者統遠
卑者統近貴者得申賤者轉降蓋所以殊名位之數禮上下
之序也先代創業之主唯周追王夏殷以前未有聞焉顯考

以下謂之親廟親廟月祭屬近禮崇周武王時諸蓋張流爲
顯考廟周人以諱事神固不以追王所不及而闕正廟之諱
也禮大夫所有公諱又曰子與父同諱明君父之諱臣子不
可以不諱也范獻子聘於魯問具敖之山魯人以其鄉對曰
先君獻武之諱也此時獻武已爲遠祖鄰國大夫猶以犯諱
爲失歸而作戒著於春秋大晉龍興弘崇遠制損益因改思
臻其極以爲京兆府君以上雖不追王列在正廟臣下應諱
禮有明義宜班下諱字使咸知所避主崇寅嚴之典下防僭
同之謬束晳不得避諱議云元康七年詔書稱咸寧元年詔
下尊諱風伯雨師皆爲詁訓又公官文書吏人上事稱引經

書者復多迴避使大義不明諸經傳咸言天神星宿帝王稱號皆不得變易本文但省事言語臨時訓避而已太常博士華簡言按周禮大宗伯職云猶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禮文正稱應如丙辰詔書不改其名事下五府博議賊曹屬束晳議按風伯之名所由來遠其在漢魏固已有之非晉氏避諱始造此號也若以異於周禮宜當變改則今國家行事神物稱號多因近代不皆率古蓋亦簡易以從仍舊隨時之制不足悉變唯雨師之名實由避諱宜如舊稱○大唐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宮總萬機下令曰依禮二名義不偏諱尼父達聖非無前旨近代以來曲為節制兩字兼避廢闕以多率意而行有違經誥今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者並不須諱避顯慶五年正月詔孔宣設教正名為首戴聖貽範嫌名不諱比見抄寫古典至於朕名或缺其點畫或隨便改換恐六籍雅言會意多爽九流通義指事全違誠非立書之本自今以後繕寫舊典文書並宜使成不須隨義改易

上書犯帝諱及帝所生諱議 晉

晉博士孔晁上書犯帝諱後自上又觸諱而引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有司奏以慢論詔曰晁自理頃所稱引雖不與今相值然情有所由其特原之然則自今以後三帝諱情亦瞿然

長吏以上足閑禮法可如舊科其餘散官以下但用謬語者不可具責又古者內諱不出宮但勿聽以爲名字至於吾名但在見避過禮其或過謬皆勿却問以煩簡書也又都官曹奏以吳興郡上事有春字犯會稽鄭太妃諱下制書推之王彪之謂今皇太后臨朝奏事詣太后爲故應復犯會稽太妃諱不都官郎傅讓尚書王劭議竝謂不應復諱尚書陸納等竝謂故應諱王尚書謂朝臣所諱君之母妻諱者以是小君故耳君之所生非小君也亦不上諱榜非羣下所應諱且瑯琊夏侯太妃章郡恭惠君章皇太妃諱竝不頒下今天下同諱宜更詳之右丞戴謐議云朝臣所諱君之母妻施於小君非君之所生所生之諱不上諱榜非羣下所宜諱也竊謂如此則不唯奏事太后不應諱而已恐門號縣名作不宜改頒于天下而闔朝之臣陳事不避悠悠人吏犯者不問官號獨易餘莫之諱將於大體有不通耶父之所諱子無不諱君之所諱臣其不乎諱施小君誠有其文母以子貴亦有明義若以事經至尊應諱但奏御太后不諱一朝之事諱不竝行復是所疑衆官皆從尚書令王彪之議凡訓體憲章經典無文者則當准已行之舊令議者所從是右丞議也按右丞議云門縣改名既頒天下則朝臣不得不諱意以爲門縣名以犯先帝所生之諱故先帝時改之與明穆皇后臨朝除光祿勳

字義體同爾竝皆頒下者令知官名之改非頒下令人皆諱之也謂上書奏事詣先帝今上書爲諱耳太后及朝臣竝應諱之義今者奏事詣太后何諱之有而乃稱太后制書遠推之乎議又喻以父之所諱君之母妻諱何必盡同元明哀三帝之朝無以所生之諱頒于天下令人皆同諱則臣不同子之一隅也明臣之所諱君之母妻諱者諱小君之諱耳且四海之人皆小君之臣妾非所生之臣妾也以小君之諱列于諱榜故天下同諱所生之諱不列諱榜故天下不同諱于時主相賢明朝多儁彥今所應准而議云非今所議竊所未達又云母以子貴三帝之母不以子貴耶議又云章皇太妃之喻殆非今嫌竟不解哀帝所生何以獨非今嫌又今上即位所生李淑妃諱何以不頒下天下與簡文皇帝順皇后諱率土同諱乎中興有八帝迄今上五帝有所生豈可四帝所生普天下不諱而簡文帝所生獨率土同諱乎謂王尚書傳郎議爲允

山川與廟諱同應改變議東晉

東晉康帝諱岳大學言被尚書符解列尊諱無舊詁是五山之大名按釋山篇曰山大而高曰嵩今取諱宜曰嵩如辭體訓宜詳其嵩義未允當更精詳禮文正上徐禪議謹按輒關博士王質胡訥許韶議按爾雅無舊訓非可造立五山之名

取其大而高也其詩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高山則岱衡華恒也周禮謂之五嶽詩人謂之高山字無詰訓而有二名今若舉名之別宜曰高取義為訓宜如前曰嵩

已遷主諱議 魏 大唐

魏王肅議高皇諱明皇帝既祔儒者遷高皇主尚書來訪宜復諱不及引殷家或乃同名答曰殷家以甲乙為字既二名不偏諱且殷質故也禮所謂捨故而諱新諸侯則五代不諱天子之制恐不得與諸侯同五代則不諱也春秋魯諱具敖二山五代之後可不復為諱然已易其名則故名不復諱也猶漢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至今遂以省中為稱非能為元后諱徙以名遂行其改也春秋時晉范獻子適魯名其二山自以為不學當獻子時猶不復為二名諱而獻子自以為犯其諱直所謂不學者也禮曰詩書臨文廟中皆不諱此乃謂不諱見在之廟不謂已毀者也文王名昌武王名發成王時頌曰克昌厥後發爾私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國其昌厲王名胡其子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其孫幽王時詩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此則詩書不諱明驗也按漢氏不名諱常曰臣妾不得以為名字其言事不諱蓋取諸此也然則周禮其不諱時則非唯詩書臨文廟中其餘皆不諱矣今可太祖以上去墠乃不諱諱三祖以下盡親

如禮唯詩書臨文廟中不諱自此以後雖百代如漢氏故事臣妾唯不得以爲名字其言事不諱所謂魏國於漢禮有損益質文隨時亦合尊之大義也○大唐永徽二年十月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奏言依禮捨故而諱新故謂親盡之祖今皇祖弘農府君神主當遷請依禮不諱從之

上表稱太子名議東晉大唐

東晉孝武寧元年七月義興太守褚爽上表稱太子名下太學議助教臧壽議按禮記云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又云君之於嗣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如此則太子雖國之儲貳猶同於臣例以君前臣名之義言則爽表未爲失禮然史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稱太子名者今省無先比即其驗也晉武皇帝代尚書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式其不稱名當有理趣特以皇太子儲君名諱尊重不敢指斥故耳古今異儀禮有損益今依仗前賢固循先比則爽表所稱爲違舊准徐乾議禮記曰夫人之諱雖賢君之前臣不諱也按夫人國之小君君之一體太子之母也而尚不諱則太子何嫌乎又禮君前臣名父前子名又周公告父皆稱武王名益可明矣徐邈議云左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記云卒哭而諱皆周禮也名之與謚並是人倫所以相稱殷尚質無諱義其遇名字如姓位耳

箕子答武王而國其昌知于時未有諱也周公於成王六年始制周禮曲備節文而諱名稱謚然猶臨文不諱廟中不諱故周頌有克昌厥後先儒以爲宗廟詠歌上不諱下卽是父前子名也○大唐武太后長安二年正月麟臺監兼左庶子王方慶上言謹按典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稱皇太子名者當爲太子皇儲不敢指斥晉尚書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故其不稱名應有憑准朝官尚猶如此宮臣諱則不疑今東宮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啓迴避甚難考敬皇帝爲皇太子時改弘教門爲崇教門沛王爲皇太子改崇賢館爲崇文館皆避名諱以遵典禮此則成例竝爲帆模伏請改換從之

父諱與府主名同議曰晉右將軍王遐言馬劉曇父名遐曇求解職事博士謝銓曰按禮諸侯諱祖與父大夫士幷諱伯父母及姑又父子之所天尊無以比宜聽解職博士許幹議曰按禮君子不奪人親故孝經云資父以事君而敬同是以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曇自列父與將軍同名聖朝垂恩不許曇解可使換官

授官與本名同宜改及官位犯祖諱議 晉 東晉 大唐

晉江統上言臺選臣叔父春爲安城郡宜春縣令與縣同名故事皆得改選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蓋以臣子開地不爲父

祖之身也今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吏人係屬朝名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典諱尊之義若托辭迴避則有廢官擅犯憲制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吏人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上名嚴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改易私名以避官稱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既合於義爲弘元康七年尚書勑自今已後諸身名與官職同者與觸父祖諱同例○東晉康帝咸康八年詔以王允之爲衛將軍會稽內史允之表郡與祖會名同乞改授詔曰祖諱孰若君命之重耶下八座詳之給事黃門侍郎譙王無忌議以爲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夫君命之重固不得崇其私又國之典憲亦無以祖名辭命之制也○大唐延和元年賈曾除中書舍人固辭以父名忠同音議者以爲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別於禮無嫌曾乃就職

內諱及不諱皇后名議 周 晉

周制曲禮曰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臣於夫人之家恩遠也質對也婦諱不出門親祖遠於宮中言避之耳檀弓曰二名不偏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雜記曰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例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禮記曰母之所爲其親諱子於宮中

不言妻之所爲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孝子聞名心懼凡不言人諱者亦爲其相感動也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從祖昆弟在其中於父輕不爲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王肅曰同名同從祖昆弟之父小功之親也於禮不諱妻名重則諱之○晉武帝太始二年正月有司奏故事皇后諱與帝諱俱下詔曰禮內諱不出宮而近代諱之非也勿下